

前漢書

有傳



漢書卷之二十

班固

漢書五十一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也師古曰堵音者與兄仲同居

以貲為騎郎蘇林曰產錢若出穀也如淳曰漢注貲五百萬得為常侍郎師古曰如說是也事文帝

十年不得調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釣反士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

仲之產不遂師古曰遂猶達也欲免歸中郎將爰盎知其

賢借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

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母甚高論師古曰今其

事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

以失漢所以興者文帝稱善拜釋之為謁者

大三百餘年三

僕射從行上登虎圈

師古曰圈養獸之所也音求遠反

問上林尉禽

獸簿師古曰簿謂簿書也音步尸反

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

師古曰視其屬官皆不能對也

虎圈畜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

簿甚悉

師古曰悉謂詳及也

欲以觀其能口對嚮應亡窮者

師古曰觀猶示也嚮讀曰嚮如響應聲言其疾也

文帝曰吏不當如此邪尉士

賴張晏曰尉詔釋之拜畜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

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

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

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畜夫喋喋利口

捷給哉晉灼曰喋音牒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師古曰

急也音居力反

其敝徒文具士惻隱之實

師古曰文其謂具文而已

以故不

聞其過陵夷至於二出天下土崩

師古曰陵夷頽也解在成紀

今

陛下必當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

口辯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嚮舉錯不可不

也師古曰嚮讀曰嚮音千故反

文帝曰善廼止不拜畜夫就車

名釋之駢乘徐行行問釋之秦之敝

師古曰行問且行且問也

具

以質言如事曰質誠也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

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

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者皆

下不如令罰金四兩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母入殿門遂刻

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

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

得入文帝繇是奇釋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拜為中大夫頃之

至中郎將從行至霸朝陵上居外臨側師古曰側岸之邊側也解在劉向傳

時慎夫人從上指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

道也張晏曰慎夫人邯鄲人也如淳曰定音奏奏趣也師古曰視讀曰示使慎夫人鼓瑟上自

倚瑟而歌李奇曰聲氣依倚瑟也師古曰倚瑟即今之以歌合曲也倚音於綺反意悽愴悲

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斷陳

漆其間豈可動哉師古曰紵音竹呂反斷音則略反左右皆曰善釋

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

亡可欲雖亡石椁又何戚焉師古曰解竝在劉向傳文帝稱善

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在渭橋中路

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

尉師古曰屬妻也音釋之欲反次下亦同釋之治問曰縣人來如淳曰長安縣人也聞

蹕匿橋下久以為行過師古曰言天子已過既出見車騎即走

耳釋之奏當此人犯蹕如淳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當金四兩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當

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

不敗傷我乎而廷尉廷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

子所與天下公共也師古曰公謂不私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

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師古曰言初執獲此人天子即令誅之其事畢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豈傾

大三百 卷之五 三 臣等

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師古曰安焉也錯置

也音干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

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師古曰得者盜環之人為吏所捕得也文帝怒下

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棄市上大怒

曰人亡道廼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

君以法奏之師古曰法謂常法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師古

曰共讀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如

曰恭然以逆順為基今盜宗廟器而族之不若盜長陵土之逆

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

上喻也師古曰杯音步侯反謂手掬之也其字從手不忍言毀徹故止云取土耳今學者讀杯為杯勺之杯非也杯非應盛土之物也

陛下且何以加其法文帝與太后言是乃許廷

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

咸見釋之持議平廼結為親友張廷尉繇此天下

稱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師古曰以嘗劾帝不下司馬門

稱疾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則未知何如用王生

言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

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鞮解師古曰鞮

曰鞮音武也反顧謂釋之為我結鞮釋之跪而結之師古曰結讀曰係

既已人或讓王生獨柰何廷辰張廷尉如此王生

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天下

名臣吾故聊使結轡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釋之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相猶尚以前過也年老病卒其子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馮唐祖父趙人也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

為郎中署長鄭氏曰以至孝聞也師古曰以孝得為郎中而為郎署之長也著音竹助反事文帝

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師古曰言年已老矣何乃

自為郎也崔浩以為自從也從何為郎此說非也具以實言文帝曰吾居代時吾

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

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張晏曰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也

父老知之乎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

也上曰何已師古曰已猶耳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帥將

師古曰大父祖父也帥音所類反將音子亮反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李齊

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如淳曰良善也師古

曰說讀曰悅聞頗牧之善帝意大說廼拊髀曰師古曰髀音陞嗟乎吾獨不得廉頗

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師古曰恐懼之言解在陳平傳陛下

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

唐讓曰公衆辱我獨亡閒處辱師古曰何不閒隙之處而言唐謝曰

鄙人不知忌諱當是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

都尉中上以胡寇為意廼卒復問唐曰公何以言

吾不能用頗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

跪而推轂曰闡以內寡人制之闡以外將軍制之

非空言也臣大夫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

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師古曰覆

也音芳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選車

千三百乘設騎萬三千匹師古曰設張百金之士十

萬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如淳曰黃金一斤直萬言富家是以

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鄭氏曰澹音澹石之澹如淳

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時趙

幾伯師古曰幾致也後會趙趙幽王其毋

倡也師古曰倡用郭開讒而誅李牧令頗彘代之是

以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

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壹殺牛服虔曰私以饗賓

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

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

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李奇曰尺籍所以書軍令伍

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一歲伍符亦什伍之類師古曰家人子謂庶人之家子也

終自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

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愚以為陛下法

大五

小二

大明賞太輕司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

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絲此言之師古曰

由陛下雖得全枝不能用力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

文帝說師古曰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

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師古曰

曰車戰之士也十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武帝即位求賢良

舉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為官廼以子遂為郎遂

字王孫亦奇士魏尚槐里人也漢黠字長孺濮

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也文顯曰六國時衛弱但稱君也至黠

十世世為卿大夫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孟康

曰大臣任舉其子弟為官

以嚴見憚武帝即位黠為謁者東粵相

攻上使黠往視之至吳而還報曰粵人相攻固其

俗不足以辱天子使者河內失火烧千餘家上使

黠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烧師古曰比近也言屋相近故連

延而烧也比音頓寐反不足憂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

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

振貧民請歸節伏矯制辜師古曰矯託也託奉制詔而行之上賢而釋

之遷為榮陽令黠恥為令稱疾歸田里上聞廼召

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

黠學黃老言治官民好清靜擇丞史任之如淳曰擇郡丞及史

任之也鄭當時為大司農官屬御史亦是也責大指而已不細苛黠多病卧閣

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為主爵都尉

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為

人性倨少禮師古曰倨簡傲也音居庶反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

已者善待之不合者弗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

然好游俠任氣節行脩絮其諫犯主之顏色常慕

傳伯爰盜之為人應劭曰傳伯梁人為孝王將素抗直也善灌夫鄭當時

及宗正劉棄疾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是時太

后弟武安侯田蚡為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弗為

禮黠見蚡未嘗拜揖之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

欲云云張晏曰所言欲施仁義也師古曰云云猶言如此如此也史略其辭耳黠對曰陛下內

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虜上怒變

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黠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

之驚也羣臣或數黠師古曰數責之音所具反黠曰天子置公卿

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誼虜且已在

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黠多病病且滿三月上

常賜告者數終不瘳如淳曰杜欽所謂病滿賜告詔恩也數者非一也師古曰數音所角反瘳與愈同

最後嚴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

職居官亡以瘳人師古曰瘳勝也讀與愈同然至其輔少主守成

雖自謂責育弗能奪也師古曰孟賁夏育皆古之勇士也賁音奔上曰然

大... 漢書... 卷... 第... 頁...

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

上踞廁視之如淳曰廁溷也孟康曰廁牀邊側也師古曰如說是也丞相弘宴見上

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應劭曰武張織成帳為武士象也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闌五兵於帳中也師古曰孟說是也黯前奏事上不冠

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

以更定律令為廷尉師古曰黯質責湯於上前師古曰質對之

也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褻先帝之功業下不能化

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空取高皇

帝約束紛更之為師古曰言何為乃紛亂而改更也而公以此無種矣

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師古曰言當誅及子孫也

黯憤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果然必

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仄目而視矣師古曰重累其足言懼甚也仄古側也

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問常言

與胡和親毋起兵師古曰每因問隙而言也上方鄉儒術師古曰鄉讀曰嚮

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上分別文法湯等數

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

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之吏專深文巧詆師古曰詆毀辱也音

丁禮陷人於罔以自為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心

疾黯雖上亦不說也師古曰說讀曰悅欲誅之以事師古曰以事致其罪

而誅弘為丞相廼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

也師古曰言當誅及子孫也

宗室難治非素重臣弗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數

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黯與

亢禮或說黯曰自天子欲令羣臣下大將軍師古曰下

音胡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

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師古曰言能降貴以禮士最為重也大將軍聞

愈賢黯數請問以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淮南

王謀反憚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

等如發蒙耳師古曰說音式銳反上既數征匈奴有功黯言益

不用始黯列九卿矣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

湯稍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已而弘至丞相

封侯湯御史大夫黯時丞史皆與同列或尊用過

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師古曰褊狹也望怨也見上言曰陛下

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黯罷上曰人果不

可以無學觀汲黯之言曰益甚矣師古曰言其鄙俚也或曰積薪之言出魯

子故云下可無學也居無何匈奴渾邪王帥眾來降師古曰渾音胡昆反漢

發車二萬乘縣官亡錢從民買馬師古曰除買也民或匿馬

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亡罪獨斬

臣黯民廼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徐以縣

次傳之何至今天下騷動罷中國甘心夷狄之人

乎師古曰罷讀曰疲上默然後渾邪王至賈人與市者坐當

死五百餘人黠入請問見高門晉灼曰三輔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也曰

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舉兵誅之死傷不

可勝計而費以鉅萬百數師古曰即數百鉅萬也臣愚以為陛下

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賜從軍死者家鹵獲因與

之以謝天下塞百姓之心師古曰塞滿也今縱不能渾邪帥

數萬之眾來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若奉驕子

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吏繩以為闡出財物

如邊關乎應劭曰闡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鐵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臣瓚曰無符傳出入為闡

也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贏以謝天下師古曰贏餘也音弋成反又

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臣竊為陛下弗取也

上弗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

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者數

年會更立五銖錢民多盜鑄錢者楚地尤甚上以

為淮陽楚地之郊也師古曰郊謂交通衝要之處也召黯拜為淮陽太

守黯伏謝不受印綬詔數強予然後奉詔召上殿

黯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師古曰填音大賢反不

意陛下復收之臣常有狗馬之心師古曰思報效今病力師古曰甚也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闈補過拾

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師古曰言後即

也願淮陽吏民不相得師古曰願謂思念也吾徒得君重師古曰徒

也願淮陽吏民不相得師古曰願謂思念也吾徒得君重師古曰徒

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師古曰與讀曰與然御史大夫

湯智足以距諫詐足以飾非非肯正為天下

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

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如淳曰舞內懷猶弄也

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重公列九卿不早

言之何師古曰言何不早言也公與之俱受其戮矣息畏湯終

不敢言黯若郡如其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敗上

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今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十石律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歲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

耳

居淮陽十歲而卒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仁至

九卿子偃至諸侯相黯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

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

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十人濮陽段宏始

事蓋侯信服虔曰景帝王皇后兄也信任宏蘇林曰任保舉官亦再至九卿

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而

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

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當

時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阨應虔曰梁孝王將楚相之弟也師古曰喜音許反

脫音他 聲聞梁楚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

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如淳曰郊交道四通處也以請賓客便臣瓚曰長安四面郊祀

之處閑靜可以請賓客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此謂長安城外四面之郊耳邑外謂之郊近郊二十里請謝賓客夜

以繼日至明旦常恐不徧當時好黃老言其慕長

者如恐不稱師古曰恐不稱其意自見年少官薄然其知友皆

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師古曰大父謂祖父行音胡浪反武帝即位

當時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為

右內史以武安魏其時議師古曰議田蚡及寶嬰事貶秩為詹事

遷為大司農當時為大吏戒門下客至亡貴賤亡

留門下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性廉又不治產

奉賜給諸公師古曰印音牛向反奉音扶用反然其饒遺人不過

具器食師古曰猶今言一盤食也每朝候上問說未嘗不言天下

長者師古曰候天子間隙之時其所稱說皆言長者也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

誠有味其言也師古曰推轂言薦率人如車轂之運轉也有味者其言甚美也常引以為

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

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使

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如淳曰治行謂壯嚴上曰吾聞鄭莊行

千里不齎糧治行者何也然當時在朝常趨和承

意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向也和音胡卧反不敢甚斥臧否漢征匈奴招四

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屈師古曰屈也音其勿反當時為大司農

任人賓客傲

晉灼曰當時為大司農而任使其賓客驕傲也師古曰傲謂受顧貨而載運也言當時保任其

賓客於司農載運也傲音子就反

入多逋負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

事當時以此陷罪贖為庶人頃之守長史

如淳曰丞相長史也

遷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昆弟以當時故至二千

石者六七十人當時始與汲黯列為九卿內行修兩

人中廢賓客益落

師古曰落散也當時死家亡餘財先是下

邾翟公為廷尉

蘇林曰邾音圭京兆縣名也

賓客亦填門

師古曰填滿也音田及

廢門外可設爵羅

師古曰言其寂靜无人行也

後復為廷尉客欲

往翟公大署其門

師古曰署謂書之

曰一死一生廼知交情

一貧一富廼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廼見

師古曰見音胡電反

贊曰張釋之之守法馮唐之論將汲黯之正直鄭

當時之推士不如是亦何以成名哉揚子以為孝

文親詘帝尊以信亞夫之軍

師古曰揚子謂揚曷為不

能用頗牧彼將有激云爾

師古曰謂馮唐欲理魏尚故以此言激文帝也

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班固 漢書五十一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賈山潁川人也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師古

曰六國時魏也山受學祛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師古曰涉

若涉水獵若獵獸言歷覽之不專精也醇者不雜也嘗給事潁陰侯為騎師古曰為騎者常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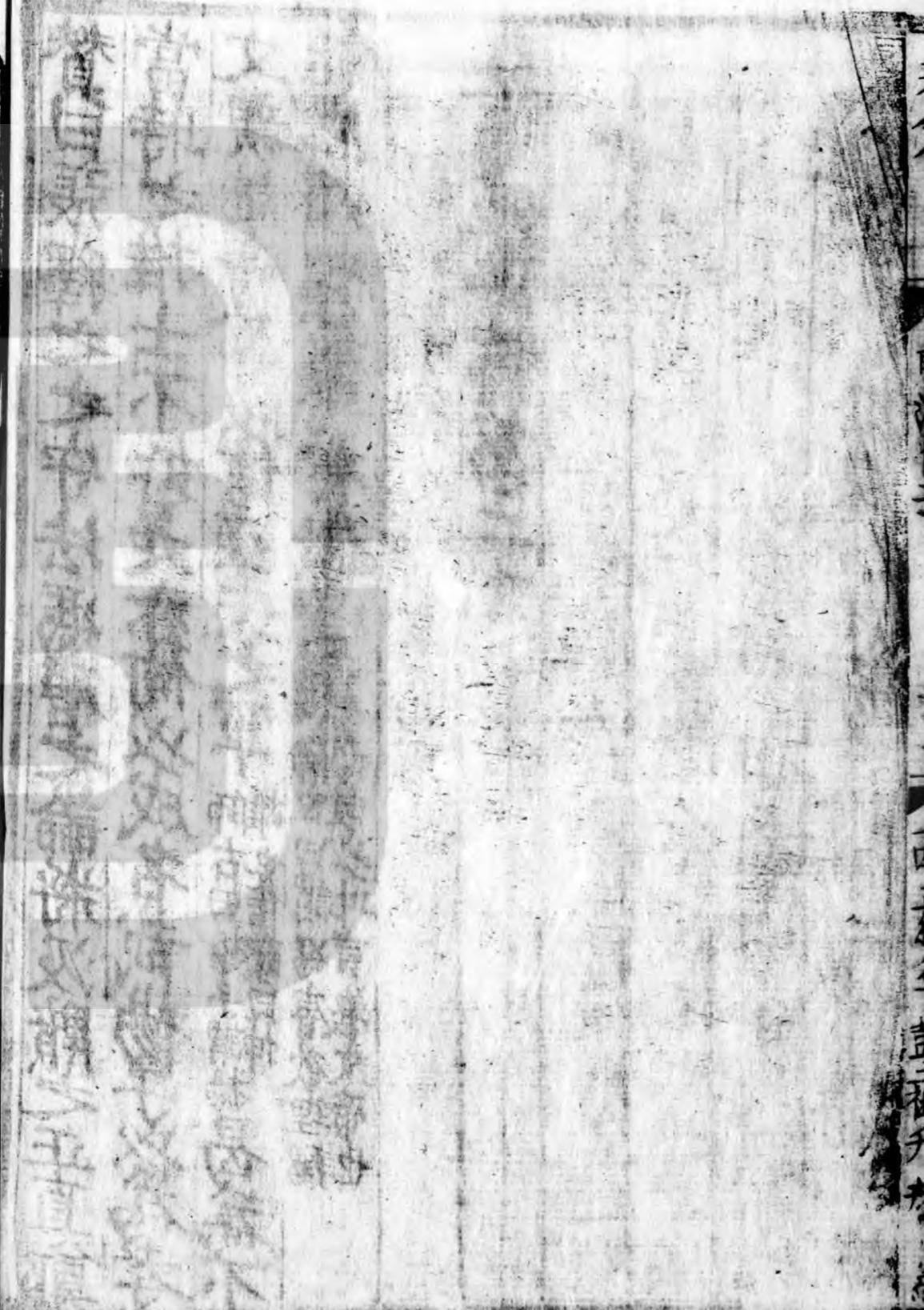
馬而從也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名曰至言其

辭曰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

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父遠諭願借秦以

為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師古曰言貧賤之人

也韋帶以單韋為帶無飾也脩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



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

姓任罷師古曰數屢也任謂役事也罷赭衣半道群盜滿

山師古曰犯罪者則衣赭衣行道之人半著赭衣使天下之人

戴目而視傾耳而聽師古曰戴目者言常遠視有異一夫

大誨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師古曰誨字與呼同誨也音火故反嚮讀曰響

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師古曰凡

言離宮者皆謂於別處置之非常所居也鍾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

殿殿高數十仞師古曰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一說大

旁說云始皇作此殿未有名以其去咸陽近且號阿旁阿近也八尺曰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

車羅騎四馬駑馬馳旌旗不撓師古曰撓屈也言廷之廣大

觸建立旌旗不屈撓撓音去聲反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

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

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師古曰瀕水涯也瀕海謂

以金椎服虔曰作壁如甬道隱築也以鐵椎築之師古曰樹

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

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師古曰吏

以役曠日十年師古曰曠空也曠也言為下徹三泉師古曰

泉三具深也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交塗其外師古曰錮

之也音固被以珠玉飾以翡翠應劭曰雄曰翡翠曰翠師古曰

鳥各別類未推其中成觀游去成山林為葬葬之後

至於此世世不得遂願殺家而託葬焉顧

日謂地美作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師古曰故天殃已加

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師古曰

音竹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

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

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師古曰蒙地之硲者

雖有善種不能生焉師古曰江臯河瀕雖

有惡種無不猥大李奇曰昔者夏商之季

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服

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

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

摧折者師古曰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

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師古曰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

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

懼而不敢自盡又廼沉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

大百八十七

鳥各別類未推其

名也

至於此世世

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師古曰則雖有堯舜之智

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士賁音奔如此則

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

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李奇曰古有誦詩之工記過之史常在君

測也師古曰箴戒也音之林反督誦詩諫師古曰督無目之人公卿比諫李奇曰相親比而諫

也或曰比方事類以諫也師古曰比方是也士傳言諫過庶人諉於道商旅

議於市師古曰旅衆也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

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

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大學親

執醬而餽執爵而酌師古曰餽字與饋同進食曰餽酌者少少飲酒謂食已而蕩口也音皆祝

饋在前祝鯁在後師古曰餽古鯁字謂食不下也以老人好體鯁故為備祝以祝之公卿奉

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言輔弼求脩正之士使直諫

師古曰脩正謂修身正行者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師古

曰視讀曰示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

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厭食也商

人庶人誅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

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

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

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師古曰胡何也勝盡也然而兵

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

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師古曰適快也昔者周蓋平

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

不過歲三百什一而籍師古曰什一謂十分之中公取一也籍借也謂借人力也一曰為簿

籍而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師古曰頌者六詩之一美盛德之形

容蓋帝王之嘉致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

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師古曰勝堪也罷讀曰疲次下亦同一君之身

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師古曰

射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士罪而

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師古曰

為怨家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

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

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如淳曰統繼也堯舜子不才不能長世而秦自以過堯舜可至萬世也師

古曰此說非也統治也言自美功德治天下縣石鑄鍾虡服虔曰縣

石以為磬也蘇林曰秦欲平天下法使輕重如石之在稱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縣稱也石百二十斤稱銅鐵之斤石以鑄鍾虡言其奢泰也虞

猛獸之名謂鍾鼓之拊飾為此獸虞音鍾節士築阿房之宮師古曰節以竹筏為之節音師徒音山爾

反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

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象世廣德師古曰象古累字以為子

孫基業無過三十三世者也張晏曰夏十七世殷三十一世周三十六世秦皇

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

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師古曰復重也音扶目反故死而號曰始

八二

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

皇帝討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師古曰度音大各反

然身死纔數月耳師古曰纔音財暫也淺也天下四面而攻之

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

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

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誅謗之人殺

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師古曰道讀曰導導引主意於邪也媮與偷同

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

潰而莫之告也師古曰水旁決曰潰言天下之壞如永潰詩曰匪言不能胡

此畏已聽言則對謏言則退此之謂也師古曰此大雅桑柔之篇也言

賢者見事之是非非不能分別言之而不言者何也此但畏忌犯殺得罪罰也又言言而見聽則悉意答對不見信受則屏退也今詩本云聽言則對謏言如醉說者又別為義與此不同

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此大雅文王之篇也濟濟多威儀也此言文王以多士之故能安天下也

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

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

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

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

親之疾則臨視之師古曰言心實憂念之不為禮飾也死則往弔哭

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經

師古曰已棺謂已大斂也塗謂塗殯也錫衰十五升布無事其縷者也棺音工喚反而三臨其喪未斂

師古曰已棺謂已大斂也塗謂塗殯也錫衰十五升布無事其縷者也棺音工喚反

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
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
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
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師古曰
今善也
聞謂聲今陛下念思祖考銜追厥功師古曰銜圖所
以昭光洪業休德師古曰圖謀使天下舉賢良方正
之士天下皆訢訢焉師古曰訢曰將興堯舜之道三
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師古曰厲
精而為潔
白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
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師古曰毆一日再三出臣恐

朝廷之解弛師古曰解讀曰懈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

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

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廩馬以賦

縣傳師古曰賦給與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

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

筭不事師古曰一子不事蠲其賦役賜天下男子爵大臣

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

罪人憐其亡髮賜之由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

弟相見也師古曰衣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

說喜師古曰說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

大三百四十一

以相陛下也師古曰相助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

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師古曰

曰天下之人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瘡疾扶杖而

往聽之願少頌吏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

方就名聞方四四方鄉風師古曰鄉讀曰鄉今從豪俊之臣

方正之士直山六之日日獵射擊夷伐狐以傷大業

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師古曰此大雅蕩之詩也言人初始皆庶幾於善道而少有能終之者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

獵以夏歲二月師古曰時以十月為歲首則謂夏正之二月為五月今欲定制度循於古法故特云用夏歲二月也定明堂造太學脩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

夏音胡雅反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宰耳師古曰言乃可恣意也古者大

臣不媒師古曰媒押也音息列反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

敬之容師古曰見顯示也音胡電反大臣不得與宴游師古曰安息曰宴與讀曰豫方

正脩絜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

師古曰方道也一日方謂廉隅也則羣臣莫敢不正身脩行盡心以稱

大禮師古曰稱副也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

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

矣夫士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

陛下與衆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

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執事之大者也師古曰執謂法度也

大三百一十一 卷之二十一 至孝八年 臣道篇

其後文帝除鑄錢令山復上書諫以為變先帝法

非是又訟淮南王無大罪宜急令反國又言柴唐

子為不善足以戒鄧展曰淮南傳棘蒲侯柴武章下詰

責師古曰以其所上對以為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

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師古曰操柄也音千高反令民為

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師古曰長謂畜養也言此

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以廣諫爭

之路也其後復禁鑄錢云鄒陽齊人也漢興諸侯

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陽與吳

嚴忌菽乘等俱仕三比皆以文辯著名久之吳王以

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

事尚隱惡指斥言故先引秦為諭因道胡越齊趙

淮南之難然後廼致其意其辭曰臣聞秦倚曲臺

之宮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懸衡天下服虔曰關

劭曰衡也如淳曰衡猶稱之衡也言其懸法度於其上師古曰此說

說秦自以為威力彊固非論平法也下又言陳勝連從兵之據則是說

從橫之事耳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師古曰畫地不犯至

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師古曰從以叩

函谷咸陽遂危師古曰叩擊也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

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

菟蘇林曰言胡來人馬之盛揚塵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也一曰

覆也言上射飛鳥下盡伏菟也師古曰覆盡是也音方目反

闕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師古曰屬連也

音之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疆趙責於河閒應

曰趙幽王為呂后所幽死文帝立其長子遂為趙王取趙之河閒立遂弟辟彊為河閒王至子哀王無嗣國除遂欲復還得河閒

齊望於惠后孟康曰高后割齊濟南郡為呂后奉邑又割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太子為

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與呂后也一說惠帝二年悼惠王入朝呂后欲鳩殺之獻城陽郡尊魯元公主得免六子以此怨之

城陽顧於盧博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興居討諸呂有功不當盡以趙地王章梁地王興居文帝

聞其欲立齊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失職歲餘薨與居誅死盧博濟北王治處喜顧念而怨也

墳墓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念其父見遷殺思莫敢報怨也師古曰三子為三謂淮南衡山濟北也大王不憂

臣恐救兵之不專孟康曰不專救漢也如淳曰皆自私怨宿忿不能為吳也若吳舉兵反天子來討謂四國

但有私怨欲申其志不肯專為吳非的相救也胡馬遂進窺於

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張晏曰青陽地名還舟聚舟船也言胡為趙難越為吳難不可

時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逼越人

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

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應劭曰時趙王逐北連匈奴吳

王滯素事三越故鄒陽微言胡越亦自受敵救兵之不專也胡馬故曰進越水故曰深蘇林曰折截也陽知吳三陰連結齊趙淮南胡越欲諫不

敢指斥言故陳胡越之難齊趙之怨微言梁并淮陽絕越人之糧漢折西河以輔大國以破誰其計欲隱其辭故謬言胡益進越益深為大

王患之以餅亂其語若吳為憂助漢者也自此以下乃致其意焉師古曰蘇諫是也臣聞交龍襲首奮翼

則浮雲出流霧務雨咸集師古曰慶集也聖王底節脩德則

游談之士歸義恩名師古曰底屬也音指今臣盡智畢議易精

極慮如淳曰改易精思以極盡謀慮也則無國不可奸師古曰奸奸者干飾固陋之

大二百四十五

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美師古曰言在下風側聽高尚美悅大王之行義也說

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鷙鳥為索百讀曰

不如一鷄子孟康曰鷄大鷄也如淳曰鷄鳥比諸侯鷄比天子師古曰鷄擊之鳥鷄鷄之屬也鷄自大鳥而鷄者耳非鷄也

夫全趙之時服虔曰全趙趙未分之時武刃鼎士袷服叢參古累字鷄音愕

高之下者一旦成市師古曰袷服盛服也鼎士舉鼎之士也叢臺趙王之臺也在邯鄲袷音州縣之

縣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師古曰幽王謂趙幽王友也湛讀曰沈人患言幽王為呂后所幽死

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師古曰厲王淮南厲王長也西謂廢還嚴道而死於雍也

安其位亦明矣師古曰諸謂專諸黃謂孟賁皆古勇士也故願大王審畫而

己師古曰畫計也音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

求衣張晏曰據函谷關立為天子諸國聞文帝入關為之寒心散志也求衣夜索衣著不及待明意不安也臣瓚曰文帝入關而立

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以天下多難故乃寒心戰栗未明而起師古曰瓚說是也

東褒義父之後應劭曰天下已定文帝遣朱虛侯章東喻齊王嘉其首率兵欲誅諸呂猶春秋褒和儀父也

深割嬰兒王之師古曰立天子謂立為天子也義讀曰儀父讀曰角應劭曰封齊王六子

壤子王梁代兒者文帝於骨肉厚也或曰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師古曰或說是也如淳曰

淮陽卒什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二子晉灼曰楊雄方言梁益之間所愛謂其肥盛曰壤或曰言深割嬰兒王之壤壤土也壤字當上屬也師古曰或說非也

應劭曰什僵仆也濟北王與居反見誅囚弟於雍者淮南王長有罪見徙死於雍所以然者坐二國有姦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共反師古曰什

大元九

音赴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

變權易執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

漢新垣過計於朝如淳曰新垣平詐言鼎在泗水中至東北

計者猶新垣平之言周鼎終分陰有金寶氣鼎其在乎弗迎則不至為吳

不可得也服虔曰過誤也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

師古曰言吳當絕滅無遺嗣也高皇帝燒棧道水章邯應劭曰章邯為雍

城破兵不留行師古曰言無所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

西楚大破張晏曰項羽自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

則荆王以失其地如淳曰荆亦楚此皆國家之不幾

者也應劭曰言不可庶幾也李奇曰不但幾微乃著見也或曰幾危

不當妄起邪願大王孰察之吳王不內其言是時景帝

少弟梁孝王貴盛亦待士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知

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為人有智略忼

慨不苟合師古曰忼介於梁勝公孫詭之間師古曰介

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古曰惡孝王怒下陽吏

將殺之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索師古曰索迺

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

為然徒虛語耳昔荆軻莫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

子畏之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去厚養荆

兵象日為君為燕丹表可克之兆師古曰精誠若斯太子尚畏而不信也大自食昂義亦如之衛先生為秦畫

長平之事太白食昂昭王疑之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

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咸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大白
為之食昂昂趨分也將有兵故大白食昂昂食千石之也如淳曰大白天
之將

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害其不哀哉今臣盡
竭誠畢義願知張晏曰盡其計 左右不明卒從吏

師古曰言左右不明者不欲 是使荆軻衛先

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獻

寶其楚王誅之 應劭曰下和得玉璞獻之武王玉示五人曰石也則
其石足武王殺後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則其左足

至成王時抱其璞哭於郊乃 李斯竭忠胡亥極刑 張晏曰李
使玉人攻之果得寶玉也

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 張晏曰接輿楚賢人
殺之具五刑

於反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
楚王胡亥之聽 師古曰以誤聽 母使臣為箕子接輿

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鳴夷 應劭曰吳王取馬革為
夷檣形師古曰鳴夷 鳴夷受子胥流之江鳴

臣始不信延今知之願大王孰察

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 師古曰初相識
至白頭不相識 傾蓋如故

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

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 張晏曰於期為秦將被譏走之
燕始皇滅其家又重藉之燕遣

王奢者去齊之魏臨城自剄

以卻齊而存魏 孟康曰王奢者齊臣也亡至魏其後齊伐魏奢登
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

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

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

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 服虔曰蘇秦於秦
不出其信於燕則

出尾生之信也晉灼曰說齊宣王使燕十城又今閔王厚葬以白

走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君

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燕

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馱馬也生七日而超其

之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

心析肝相信師古曰豈移於浮辭哉師古曰不以故女

無美惡入官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

喜贖腳於宋宰相中山蘇林曰六國時范雎拉脅折齒

於魏卒為應侯應劭曰魏人也魏相魏齊疑其以國陰事皆齊

為應侯拉推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

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師古曰言直

朋黨之一助謂忠信必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服虔曰殺之

也徐衍負石入海服虔曰周之末世也師不容於世義不

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師古曰比故百里奚

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應劭曰虞人也聞秦繆公賢欲

竊威飯牛車下相公任之以國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

南山研白石爛生不遭堯舜彈短布單衣適至軒從昏飯牛薄夜半

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

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或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

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師古曰季孫魯大夫季子也各斯論語云齊人婦女樂季相

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蓋相子故使定公受齊之女樂欲令去孔子也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

文頴曰子冉子罕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

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師古曰美金見毀衆共疑之數被燒鍊以至銷

鑠讒接文肆其巧離散骨肉而衆竟知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師古曰伯讀曰霸齊

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師古曰齊之二王誰也此二國豈係於

俗牽於世繫奇偏之浮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師古曰公聽言不私也並觀所見齊同也故意合則胡越為兄弟由余子臧是

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矣師古曰朱丹朱堯子象舜弟管蔡周之二叔也

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為也師古曰侔等也伯讀曰霸是以聖

王覺寤捐子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應劭曰燕王會賢其相子

之欲棹以燕國乃大亂田常陳恒也齊簡公悅之而殺簡公今使人君去此心則國家安全也師古曰說讀曰悅封比干

之後脩孕婦之墓應劭曰紂刻姓者觀其胎產師古曰武王克商反其故政乃封脩之故功

業覆於天下師古曰覆猶被也何則欲善士厭也夫晉文親

其讎彊伯諸侯齊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張晏曰寺人勃鞞為

晉獻公逐文公斬其袪及文公即位用其言以免呂却之難管仲射中桓公帶鉤而用為相師古曰伯讀曰霸下皆類此何則

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聖夫秦用

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疆天下卒車裂之師古曰越卒終也

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

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師古曰叔敖三為楚相而三去之緇

妬之祿厚者衆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於楚

禮愈恭是以不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師古曰於陵地名也子仲

陳仲子也其先與齊同族兄戴為齊相仲子以為不義乃將妻子適楚

君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楚王聞其賢使使者持金百鎰聘之欲以為

相仲子不許遂夫妻相與逃而為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

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師古曰見顯示之墮肝膽

施德厚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師古曰無所吝惜也

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應劭曰盜跖之客為其人

使刺由由許由也師古曰此言被之少恩則用命也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

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

應劭曰荆軻為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也吳王闔閭欲

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十令吳王燔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以劍刺

之張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師古曰此說云湛七族無刑字也尋諸史籍荆軻無湛族之事不知陽所云者定何人也湛讀曰沈臣

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按

劍相眊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抵輪囷離

竒蘇林曰抵音帶張晏曰抵根下木也輪囷離奇委曲盤戾也師古曰蟠木屈曲之木也困音去輪反離音力尔反奇音於綺反一曰離音各讀如本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師古曰萬乘器天子車輿之屬也容謂彫刻加飾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祇怨結而

不見德師古曰隨國之侯見大蛇傷者瘳而愈之蛇銜明珠以報其德故稱隨珠和氏之璧即卞和所獻之玉耳祇適也音支

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師古曰先游謂進納之也樹立也

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師古曰衣食不充故羸瘦也一日羸

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師古曰伊伊尹管仲懷龍

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

於當世之君師古曰謂陳說也則人主必襲接劍相眄之迹

矣師古曰襲重也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

之資負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張晏

曰陶家名摸下圓轉者為鈞以其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陶家名轉者為鈞蓋取周回調鈞耳言聖王制馭天下亦猶陶人轉鈞非陶家轉象天也而不牽乎卑師古曰卑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

師古曰奪者言欲行善道而為佞人奪其計也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師古曰

曰蒙者庶子名也今流俗書本蒙下輒加恬字非也以信荆軻而匕首竊發師古曰匕

其首類七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以王天下應劭曰西伯出

遇呂尚於渭之陽與語大悅因載歸秦信左右而亡周用鳥集而王師古曰言文王

之得三公非因舊何則以其能越轡拘之語馳域外之

議師古曰學音力全反獨觀乎昭曠之道也師古曰昭明也曠廣也今人主沈

諂諛之辭率帷曆之制孟康曰言為左右便僻侍帷曆臣妾所見牽制矣使不羈

之士與牛驥同皁師古曰不羈言才識高遠不可羈係也皁歷也揚雄方言云梁宋齊楚燕之間謂歷曰皁

阜音在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孟康曰周之介士也師古曰

道子貢難曰非其時而採其蔬此焦之有臣聞盛飾入朝者

不以私汙義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師古曰底厲言其自備康

隅者磨厲也。以里名勝母曾子不入師古曰曾子至孝以勝母之名不順故不入也邑

號朝歌墨子回車晉灼曰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師古曰朝歌殷之邑名也淮南子云墨子非樂不

入朝歌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劫於

位勢之貴師古曰寥廓遠大之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

人師古曰回邪也汙不潔也音故反或曰汙曲也音一胡反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

死堀穴巖數之中耳師古曰堀與窟同澤無水曰數安有盡忠信而

趨闕下者哉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初

勝詭欲使王求為漢嗣王又嘗上書願賜容車之

地徑至長樂宮自使梁國士眾築作甬道朝太后

爰盎等皆建以為不可師古曰建謂立議天子不許梁王怒

令人刺殺盎上疑梁殺之使者冠蓋相望責梁王

梁王始與勝詭有謀陽爭以為不可故見讒救先

生嚴夫子比果敢諫師古曰先生救乘夫子嚴忌及梁事敗勝詭死

孝王恐誅廼思陽言深辭謝之齎以千金令求方

略解罪於上者陽素知齊人王先生師古曰素與相知也年八

十餘多奇計即往見語以其事王先生曰難哉人

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之誅誠難解也以太后

之尊骨肉之親猶不能止况臣下乎昔秦始皇有

伏怨於太后羣臣諫而死者以十數得茅焦為鄔

大義鄭氏曰齊人也應劭曰茅焦諫云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咸陽有不孝之行臣竊為陛下

危之自所
言畢乃解衣趨
鑊始皇下殿左手
接之曰先生起矣
即迎太后遂為
母子如初始皇
非能說其言

也師古曰說也讀曰悅也耳師古曰說茅焦亦塵脫死如毛
耳師古曰塵少也言纔免故事所以難者也今子欲安之

乎師古曰安焉也師古曰安焉陽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韓魏

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王先生告曰子行矣還過我

而西鄒陽行月餘莫能為謀還過王先生曰且將

西矣為如何王先生曰吾先日欲獻愚計以為眾

不可蓋師古曰蓋竊自薄陋不敢道也若子行必往

見王長君士無過此者矣鄒陽發寤於心曰敬諾

辭去不過梁徑至長安因客見王長君長君者王

美人兄也後封為蓋侯鄒陽留數日乘閒而請曰

師古曰間謂臣非為長君無使令於前故來侍也師

曰使令謂役使之人也今音九成反愚竊竊不自料願有謁也師古曰料量

長君跪曰幸甚陽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

無有師古曰言獨一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爰

盡事即窮竟梁王恐誅如此則太后佛鬱泣血無

所發怒師古曰佛鬱切齒側目於貴臣矣臣恐長

君危於彘卵師古曰彘卵者言竊為足下憂之長君懼

然曰將為之柰何師古曰懼讀曰懼音居陽曰長君誠

能精為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太

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

宮如淳曰太后宮及帝宮也金城之固也師古曰言其榮寵無極不可壞故取喻於金城也又有

存亡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願長君深自

計之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為事師古曰言日日欲殺也及

舜立為天子封之於有卑服虔曰音界予之界也師古曰地名也音鼻今鼻亭是也在東

陵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臧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

是以後世稱之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師古曰慶父莊

公弟也子般莊公太子也僕人即獄有所歸師古曰歸罪於鄧粵樂也季友

不探其情而誅焉師古曰季友慶父之弟不探慶父本情而誅粵樂慶父親殺閔

公季子綏追免賊師古曰慶父出奔季友繼而不追免其賊亂之罪也春秋以為

親親之道也師古曰公羊之說也言季友親其兄也魯哀姜薨于夷孔子

曰齊桓公法而不譎以為過也師古曰哀姜莊公夫人也淫於二叔而豫殺閔

公齊人殺之于夷夷齊地也法而不譎者言守法而行不能用權以免其親也以是說天子徵幸梁事

不奏長君曰諾乘閒入而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

公主事果得不治初吳王濞與七國謀反及發齊

濟北兩國城守不行漢既破吳齊王自殺不得立

嗣齊北王亦欲自殺幸全其妻子齊人公孫獲謂

濟北王曰音俱碧反且詩武為大王明說梁王通意

天子說而不用死未晚也公孫獲遂見梁王曰夫

濟北之地東接疆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

五裂之國張晏曰四方受故濟北居中央為五權不足以自

守勢不足以行鬼師古曰打禦也音胡且反又非有奇怪云以待

難也如博曰非有奇材異計後以為亂逆也但假權許吳以避其禍

曰二訟皆非也此言權難死不自全故謗言於吳也雖隊言於吳非

其正計也蘇林曰墜也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

以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記之為其以生易死以存

易也師古曰祭仲鄭大夫祭足也事鄭莊公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

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鄉

公奔衛齊足脅於大國苟順其心欲以全昭公也祭音側界反鄉

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端師古曰鄉讀曰則吳必先

歷齊畢濟北張晏曰歷過畢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則

山東之從結而無隙矣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今吳楚之王練諸

侯之兵敵白徒之衆師古曰練選也敵與驅同白徒言素非軍旅之人若今言白丁矣西

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底節堅守不下使吳失與而

無助跬步獨進師古曰半步曰跬音空象反瓦解士崩破敗而不救

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夫以區區之濟北而與諸

侯爭疆師古曰區區小貌也是以羔犢之弱而扞虎狼之敵也

守職不撓可謂誠一矣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功義如此尚見

疑於上脅有低首紮足撫衿師古曰衿音翕也謂斂也使有自悔

不前之心張晏曰悔不與吳西也非杜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職

者疑之臣竊料之師古曰料量也能歷西山徑長樂抵未央

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

師古曰西山謂嶺及華山也抵至也攘卻也袂衣袖也攘袂猶

今人云將臂耳

上有全亡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淪於骨

髓恩加於無窮

師古曰淪入也願大王留意詳惟之惟思也孝

王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使人馳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

於淄川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

望謀為逆也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

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

以王諸侯師古曰聚聚邑也音才喻反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絕

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

師古曰德政和平上感天象則

日月星辰無有錯謬故言不絕三光之明也

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

重誅以直諫

師古曰言父子君臣其義一也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

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

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

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良其

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

師古曰駭亦驚也鼓擊鼓也

係方絕又重

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

出不出閒不容髮

蘇林曰改計取福正在今日言其激切甚急也

能聽忠臣之

言百舉必脫

師古曰脫者免於禍也音土活反

必若所欲為危於繫

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

極天命之壽散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執師古曰故盡也究竟也不出

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繁卯之危走上天

之難師古曰走趨向之也音奏此愚臣之所以為大王惑也人性

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

師古曰背音步內反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

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瘡師古曰音瘡一

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師古曰炊謂爨火也不如絕薪止火

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

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揚葉百步百發百中

揚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迺百

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師古曰乘自言所知者遠非止

見百步之中故謂由基為不撓射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服虔曰基胎皆始也納其基

絕其胎禍何自來師古曰納猶藏也何自來言無所從來也泰山之雷留穿石

單極之統斷幹孟康曰西方人名屋梁為極單一也梁謂井鹿盧也言鹿盧為統索又統斷井幹也管灼曰統古統字

也單盡也盡極之綆斷幹幹井上西交之幹常為汲索所契傷也師古曰晉說近之幹者交木井上以為欄者也云鹿盧失其義矣統綆皆音

綆契比日刻也音口計反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

也師古曰靡盡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

丈必過鄭氏曰石百二十斤張晏曰乘所轉四萬六千八十銖而至於石合而稱之必有盈縮也師古曰言自小小以至於

大數則有輕重不同也度音徒各反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師古曰徑直也夫十圍之

木始生如葉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師古曰如葉言若葉之生

牙也播謂孤也播音索高反孤音莊交反

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龍石

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

師古曰龍亦磨也底柔石也厲阜石也皆可以

磨者磨音聾

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

繁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

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

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納乘等去而之梁從孝

王游景帝即位御史大夫鼂錯為漢定制度損削

諸侯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

師古曰鄉讀曰嚮

以誅

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枚乘復說吳王曰

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

師古曰即今所謂榆關也

南距羌狁之塞

師古曰狁西南夷也音才及反

東當六國之從

師古曰從音子容

反六國乘信陵之籍

孟康曰魏公子无忌號信陵君無忌嘗摠五國却秦有地資也

明蘇

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

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

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脩

戎狄之義

師古曰脩恩義以撫戎狄

而南朝羌笮此其與秦地相

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

師古曰地十倍於秦衆百倍於秦

今夫

讒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

國之大小以為吳禍

師古曰言勸王之反則於吳為禍也

此臣所以為

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警於漢

李奇曰警言量也師古曰音子私反

辭

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警於漢

李奇曰警言量也師古曰音子私反

辭

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

師古曰蚋蠅也蓋謂言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

帝之遺約師古曰失職謂被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

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

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

過於中國師古曰隱匿謂僻在東南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

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

山之府張晏曰漢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王也四方更輸錯互更

七國謀反其餘不支者十七也東山吳王之府藏也師古曰二說皆非

也言漢此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而輸雜出貢賦入於天子猶

不如吳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

倉如淳曰言漢京師仰須山東漕運以自給也晉灼曰海陵海中

鄉為倉也臣瓚曰海陵縣名也有吳大倉師古曰贊說是也鄉讀曰

脩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園守禽獸不如

長洲之苑服虔曰吳苑孟康曰以江沔水為苑也韋昭曰長洲在吳東游曲臺臨上路不

如朝夕之池張晏曰曲臺長安臺臨道上蘇林曰吳以海水朝深

壁高壘副以闌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以為大

王樂也師古曰言其富饒及游宴之處踰天子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

半師古曰十分之中可異五分無患故云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

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蘇林曰羽林黃頭即習水戰者

也張晏曰天子舟立黃旗於其端也師古曰節通以摧船為黃頭即蘇說是也襲大王之都魚東海

絕吳之饒道師古曰饒古餽字梁王飭車騎習戰射師古曰飭與勅同餽

大二百一十一

也整積粟固守以備災陽特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

亦不得已師古曰已語終之辭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晉灼曰吳楚反

皆守約不從也齊王殺身以滅其跡晉灼曰齊孝王將問也吳楚反

三國有謀欲伐之王懼自殺師古曰齊王傳云吳楚已平齊四國不

得出兵其郡晉灼曰膠東膠西濟南淄川趙囚邯鄲漢將鄒

寄圍趙王於邯鄲與囚無異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師古曰言事已彰著大王已去

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師古曰梁下屯兵方十里也張韓將

北地如淳曰張張羽韓韓安國也時皆仕梁北地良家子善騎射者

子也張羽韓安國不將漢兵如說非也弓高宿左右服虔曰韓頹當也如淳曰宿

絕吳糧道師古曰伯止也言弓高所將之兵屯止於吳軍左右也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大息

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吳王不用乘策卒見禽

滅漢既平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為弘農

都尉乘久為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

樂郡吏以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

尤高孝主薨乘歸淮陰武帝自為太子聞乘名及

即位乘年老廼以安車蒲輪徵乘師古曰蒲輪以蒲裹輪也道死

師古曰在道病死也詔問乘子無能為文者後廼得其孽子臯

孽庶也臯字少孺乘在梁時取臯母為小妻乘之東

歸也臯母不肯隨乘乘怒分臯數千錢留與母居

年十七上書梁共王師古曰恭王名買孝主之子也得召為郎三年

為王使與冗從爭

師古曰冗從散職之從王者也冗音人勇反

見讒惡遇罪

師古曰惡謂冗從言其短惡之事

家室没入臯亡至長安會赦上書北

關自陳故棄之子得之大喜只見待詔臯因賦

殺中詔使賦平樂館善之拜為郎使匈奴臯不通

經術談笑類俳倡

李奇曰談嘲也師古曰俳雜戲也倡樂人也談音懷俳音排嘲音竹交反

為賦

頌好嫚戲

師古曰嫚戲汗也音慢

以故得媒黷貴幸

師古曰媒狎也黷垢濁也音瀆

比東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嚴助等得尊官

師古

曰尊高也

武帝春秋二十九廼得臯子羣臣喜故臯與

東方朔作臯太子生賦及立臯子謀祝

師古曰禮月令祀於高謀高謀

求子之神也武帝晚得太子喜而立此謀祠而今臯作祭祀之文也

受詔所為皆不從故事

重臯子也初衛皇后立臯奏賦以戒終

師古曰令慎終如始也

臯為賦善其朔也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

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

射馭狗馬楚鞠刻鏤

師古曰楚是足是之也鞠以韋為之中實以物楚鞠為戲樂也楚是音子六反鞠音

反巨六

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

者多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臯

臯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廼俳見

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嫚東方朔

如淳曰嫚音欺

詆猶刑辟也師古曰詆戲也嫚醜也詆音丁禮反

又自詆嫚其文歇曲隨其事

皆得其意

師古曰歇古委字也歇音被歇音曲也

頗談笑不甚閑靡凡

大三百二十二

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路温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父為里監門使温

舒牧羊温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煤編用寫書師古曰小

簡曰煤編聯文稍習書求為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為獄史

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

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為山邑丞蘇林曰縣名在常

常山有石邑無山邑師古曰山邑不知其處今坐法免復為郡

吏元鳳中廷尉光以治詔獄請温舒署奏曹掾張晏

曰光守廷尉史會昭帝崩昌邑王賀廢宣帝初即位

温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

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嬖姬之難而文公用伯師古

曰伯讀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大宗繇

曰霸是觀之師古曰繇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

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

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惠以承天心崇

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太賓愛民如

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

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

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

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安之師古曰援

然引也音爰

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

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

漢國師古曰謂霍光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

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

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

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

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

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

之吏正言者謂之誅謗退過者謂之妖言師古曰過

反易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胃師古

曰鬱積也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重惡實禍蔽塞

曰薰氣烝也音熟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

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勦力安

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

也死者不可復生幽者不可復屬師古曰幽古絕字屬連也音之欲反書

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師古曰虞書大禹謨載咎繇之言辜罪也經常也言人命至重

治獄宜慎寧失不常之過不濫無罪之人所以崇寬恕也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

以刻為明師古曰毆與驅同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

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

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

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
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橫楚之

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師古

曰視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

鍛練而周内之晉灼曰精執周悉致之法中也師古曰蓋奏

當之成師古曰當謂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

師古曰咎繇作士善何則成練者衆文教之罪明也是

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苟且也一

時切權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

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師古曰畫地木吏尚不入對

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

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

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丸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

師古曰烏丸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

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師古曰

氏傳載晉大夫伯宗之辭詬耻也言山藪之有草木則毒害者居之

川澤之形廣大則能受於汙濁人君之善御下亦當忍耻病也詬音

垢唯陛下除誅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

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直惠省法制寬刑罰以

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
極天下幸甚師古曰與天長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

長師古曰藏錢之府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長者其官之長也內史舉溫舒文學高第

遷右扶風丞時詔書令公卿選可使匈奴者溫舒

上書願給廝養暴骨方外師古曰求為卒而隨使至匈奴也以盡臣節

事下度遼將軍范明友大僕杜延年問狀罷歸故

官師古曰以其言無可取故罷而遣歸故官久之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卒

於官溫舒從祖父受歷數天文以為漢厄三七之

間張晏曰三七二百一十歲也自漢初至哀帝元年二百一十一年也至平帝崩二百一十一年上封事以豫戒成

帝時谷永亦言如此師古曰永上書所謂涉三七之節絕者也及王莽篡位欲

章代漢之符著其語焉溫舒子及孫皆至牧守大官

賈曰春秋魯臧孫達以禮諫君君子以為有後師古

曰臧孫達魯大夫臧哀伯也桓公取鄆大鼎於宋哀伯諫之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也賈山

自下廟上孟康曰廟謂割也蘇林曰廟音摩厲也師古曰割音工來反鄒陽枚乘游於

危國然卒免刑戮者以其言正也路溫舒辭順而

意篤遂為世家宜哉師古曰謂子孫為大官不絕

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竇田灌韓傳第二十二

班固

漢書五十二

祕書監護章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竇嬰字王孫孝文皇后從凡子也父世觀津人也

師古曰縣名也地理志屬信都觀音工與反

喜賓客

師古曰喜好也十許吏反

孝文時為吳相

病免孝景即位為詹事帝弟梁孝王母竇太后愛

之孝王朝因燕昆弟飲師古曰序家人昆弟之親不為君臣禮也是時上未

立太子酒酣上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師古曰從音干庸反

太后驩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

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

嬰亦薄其官

師古曰白嫌其官輕薄之也

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

不得朝請師古曰請音才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

室諸寶無如嬰賢師古曰宗室帝之同姓親也諸寶總謂帝外家也以吳楚之難故欲用內外之親為將也

召入見固讓謝稱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

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廼拜嬰為大將軍

賜金千斤嬰言爰盜變布諸名將賢正在家者進

之所賜金陳廊廡下師古曰廊堂下周屋也廡明屋也音悔軍吏過輒

令財取為用師古曰財與款同謂裁量而用之也金無入家者嬰守榮

陽監齊趙兵士國破封為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

之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列侯莫敢與元禮師古曰言特敬

此二人也四年立栗太子師古曰栗姓之子故曰栗太子以嬰為傅七年栗

太子廢嬰率弗能得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下師古曰數屏隱也

月諸寶賓客辯士說莫能來梁人高遂廼說嬰曰

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

傅太子太子廢爭不能拔又不能死自引謝病擁

趙女屏間處而不朝師古曰擁抱也間處猶言私處也祗加對自明揚

主之過師古曰祗適也懟怒也祗音支其字從衣懟音直類反有如兩宮奭將軍

之廼起朝請如故挑侯免相服虔曰劉舍也實太后數言

魏其景帝曰太后豈以臣有魏相魏其者師古曰愛猶惜也

魏其沾沾自喜耳多易易之行也或曰沾音瞻師古曰沾沾輕

易之行也或曰沾音瞻師古曰沾沾輕

薄也或音他兼反今俗言薄沾沾喜音許吏反易音弋岐反難以為相持重遂不用用

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田蚡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生長陵實嬰色為大

將軍方盛蚡為諸曹郎未貴往來侍酒嬰所跪起

如子姓師古曰姓生也言同子禮若已所生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師古曰晚節猶

言末時也為中大夫辯有口學盤盂諸書應劭曰黃帝史孔甲所作也凡

二十九篇書盤盂中所以為法戒也諸書諸子之書也孟康曰孔甲盤盂二十六篇雜家書兼備墨名法者也晉灼曰按藝文志孟說

也王皇后賢之孝景崩武帝初即位蚡以舅封為武

安侯弟勝為周陽侯蚡新用事卑下賓客師古曰下音胡稼反

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晉灼曰滯在里巷未仕者欲以傾諸將相師古

曰傾謂踰也而勝之也上所填撫多蚡賓客計策如淳曰多薦名士名士得進為帝畫

計策也師古曰填音竹刃反會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藉福

說蚡曰魏其侯貴矣矣素天下士歸之今將軍初

興未如即上以將軍為相必讓魏其魏其為相將

軍必為太尉太尉相尊等耳師古曰尊其尊同一等也有讓賢

名蚡迺微言太后風上師古曰風讀曰諷於是迺以嬰為丞

相蚡為太尉藉福賀嬰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

惡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

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矣師古曰兼容謂不嫉惡人令其怨也

不能今以毀去矣嬰不聽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

周勃

縮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師古曰推數謂升為迎之若轉車轂之為也

魚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服虔曰除關禁也以禮

為服制師古曰謂喪服之制也以興太平舉適諸寶宗室無行

者除其屬籍諸外家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

欲就國以故毀日至寶太后太后好黃老言而嬰

蚡趙縮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寶太后滋

下說師古曰滋益也說讀曰悅二年御史大夫趙縮請毋奏事東宮

寶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為新垣平邪廼罷逐趙縮

王臧而免丞相嬰太尉蚡以柏至侯許昌為丞相

武彊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嬰蚡以侯家居蚡雖

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師古曰效士謂見聽用也

吏趨執利者皆去嬰而歸蚡蚡日益橫師古曰橫恣也音胡孟反

六年寶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

辦免上以蚡為丞相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

天下士郡諸侯俞益附蚡師古曰郡及諸侯也猶言郡國耳蚡為人貌

侵生貴甚服虔曰侵短也師古曰生貴謂自尊高貴寵也又以為諸侯王多長

張晏曰上初即位富於春秋師古曰謂年幼也齒多長年蚡以肺

附為相師古曰舊解云肺附如肝肺之相附著也非痛折節

以禮屈之天下不肅師古曰痛猶甚也言以尊貴臨之皆令其屈節而下已也當是

時丞相入奏事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

二千石權移王上上廼曰君除吏盡未去亦欲除

吏師古曰九言除者除去故官就新官嘗請考土地益宅上慈曰遂取

武庫是後廼退師古曰考工少府之屬官也王作器械上責其此請故謂之曰何小遂取武庫乃退也

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師古曰自處尊位也鄉讀皆曰鄉

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師古曰撓曲也音交教反由此滋

驕師古曰益也治宅甲請第師古曰言為諸第之最也以甲乙之次言甲別為上矣田園極

膏腴師古曰膏腴謂肥厚之處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師古曰屬逮及

也音之前堂羅鍾鼓立曲旃知得曰旃旗之名也通帛曰旃曲柄上曲也師古曰蘇說是也許慎云旃旗曲柄也所以旃表士衆也後房婦女以百數諸奏

珍物狗馬玩好不可勝數師古曰奏進也而嬰失寶太后

益跡不用無執諸公稍自引而怠驕師古曰驕與傲同之唯

灌夫獨否故嬰黑黑不得意而厚遇夫也

灌夫字仲孺潁陰人也父張孟常為潁陰侯灌嬰

舍人得幸因進之師古曰進薦也嬰薦孟也至二千石故蒙灌氏

姓為灌孟師古曰蒙冒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嬰為將軍

屬太尉師古曰時潁陰侯是灌嬰之子名何轉寫誤為嬰耳請孟為校尉夫以千

人與父俱孟康曰官主千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

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漢法父子俱有

死事得與喪歸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

將軍頭以報父仇張晏曰自奮厲也於是夫被甲持戟募軍

大三百九

中壯士所善願從數十人師古曰所善素與已善者及出壁門莫

敢前獨兩人及從奴十餘騎馳入吳軍至戲下師古曰戲大將之旗也讀與麾同又音許宜反

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後還走

漢壁師古曰走趣嚮也音奏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

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師古曰萬金者言其價貴也金字或作全言得之

者必生全也創少瘳師古曰瘳差也音丑流反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

壁曲折請復往師古曰曲折猶言委曲也將軍壯而義之恐亡夫

廼言太尉太尉召固止之吳軍破夫以此名聞天

下頰陰侯言夫夫為中郎將數歲坐法去家居長

安中諸公莫不稱由是復為代相武帝即位以為

淮陽天下郊勁兵處師古曰郊謂四交輻湊而兵又勁疆故徙夫為淮陽

太守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

重不得晉灼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師古曰禮數之輕重也夫醉搏甫師古曰搏以手擊之甫

竇太后昆弟上恐太后誅夫徙夫為燕相數歲坐

法免家居長安夫為人剛直使酒師古曰使酒因酒而使氣也不

好面諛貴戚諸執在已之右欲必陵之士在已左

俞貧賤尤益禮敬與鈞師古曰右尊也鈞等也稠人廣眾薦

寵下輩師古曰稠多也下輩下等之人也每於人眾之中故寵薦也士亦以此多之師古曰多猶重

之夫不好文學喜任俠已然諾師古曰已必也謂一言許人必信之也喜音許吏反

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

大二百五十七

數十百人師古曰或八九十或百人也波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

師古曰波橫潁川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其下亦同潁川兒歌之曰潁水

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師古曰深慈族之故為此言也夫家居鄉

相待中賓客益衰師古曰以夫居家而鄉相待中素為夫之賓客者漸必長退不復往也及賈

嬰失勢亦欲倚夫引繩排根生平慕之後棄者蘇

曰二人相倚引繩直排根賓客去者不與交通也孟康曰根音根格引繩以彈排損根格之也師古曰孟說近之根音下恩反格音下各反

言嬰為夫共相提挈有人生平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頗慢弛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交譬如相對挽繩而根格之也今吳楚俗猶謂牽引

前卻為夫亦得嬰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

重張晏曰相薦達為聲勢也師古曰相牽引而致於尊重也為音于為反其游如父子然相

得驩甚無厭恨相知之晚夫嘗有服師古曰謂喪服也過丞

相蚡蚡從容曰師古曰從音千容反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

仲孺有服夫曰將軍迺肯幸臨況魏其侯師古曰況賜也夫

安敢以服為解師古曰解謂辭之也若今言分疏矣請語魏其具師古曰具辦具酒食

將軍旦日蚤臨師古曰旦日明也蚤古早字蚡許諾夫以語嬰嬰與

夫人益市牛酒師古曰益多也夜酒埽張具師古曰酒音麗又音所寄反至

旦平明令門下候司至日中蚡不來嬰謂夫曰丞

相豈忘之哉夫不懌師古曰懌懌悅也曰夫以服請不宜師古曰不當志

也迺駕自往迎蚡蚡特前戲許夫師古曰特但也殊無意

往夫至門蚡尚卧也於是夫見曰將軍昨日幸許

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至今未敢嘗食蚡悟謝曰

大三百二十二

吾醉志與仲孺言迺駕往往又徐行夫愈益怒及

飲酒酣夫起舞屬蚡師古曰屬付也猶今之舞蚡不起

夫徒坐語侵之師古曰徒坐謂移就其坐也嬰迺扶夫去謝蚡蚡卒

飲至夜極驩而去後蚡使籍福請嬰城南田嬰大

望曰師古曰望怨也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執相奪乎

不許夫聞怒罵福福惡兩人有隙迺謾好謝蚡師古曰謾猶詭也許為好言也

謾讀與慢同又音莫連反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

而蚡聞嬰夫實怒不予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

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

也師古曰與讀曰預預干也吾不敢復求田由此大怒元光四年春

蚡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之上曰此

丞相事何請夫亦持蚡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

與語言賓客居間遂已俱解師古曰兩家賓客處於中間和解之夏蚡取

燕王女為夫人師古曰燕王澤之子康王嘉女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

往賀嬰過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過丞相

師古曰言因酒有失得罪過於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隙嬰曰事已

解彊與俱酒酣蚡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嬰為壽

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也如淳曰以膝跪席上也師古曰如說是也

夫行酒至蚡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

將軍貴人也畢之張晏曰行酒過之為已畢如淳曰言雖貴且當盡酒以其執劫之也師古曰如說近之言

將軍雖貴人也請盡此師古曰不時蚡不肯為盡也行酒次至臨

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師古曰附又不避席

夫無所發怒迺罵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

今日長者為壽迺效女曹兒咕囁耳語師古曰女曹兒

咕音昌涉反蚡謂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子孟康曰李

聶音人涉反程不識廣為東宮今日斬頭穴匈何知程李刺猶不止也坐乃起更衣

夫曰當為毀廣邪師古曰如說近之言既毀程令廣何地自安處

今日斬頭穴匈何知程李刺猶不止也坐乃起更衣

夫曰師古曰坐謂坐上之人也更改也凡又稍稍去嬰去戲夫晉灼曰

也坐者皆起更衣以其寒煖或變也夫不得出藉福起為謝

案夫項令謝師古曰使夫愈怒不肯順蚡迺戲騎縛

夫師古曰戲讀亦白塵謂指置傳舍師古曰傳舍解召長史

曰今日召宗室師古曰長史丞相長史也有詔劾灌夫

罵坐不敬師古曰於大坐繫居室師古曰居室署名也屬

遂其前事師古曰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

得棄市罪嬰愧為貧使賓客請莫能解如淳曰為出貧

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蚡陰事嬰銳為救夫嬰

夫人諫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迂師古曰相逆

迂也迂音悟

罪也師古曰如說非也為貧為其蚡更言為耳目諸灌氏皆

資地耳非財物也為讀如本字

寧可救邪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

曰言不過失爵耳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迺匿其家

竊出上書師古曰匿避也不令家人知之恐其又止諫也立召入具告言灌夫醉

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嬰食曰東朝廷辨之如淳曰東朝大

后朝也張晏曰會公卿大夫東朝共理而分別也嬰東朝盛推夫善言其醉飽得

過迺丞相以它事誣罪之蚡盛毀夫所為橫恣罪

逆不道嬰度無可奈何師古曰度音徒各反因言蚡短蚡曰天

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附所好音樂狗馬田

宅所愛倡優巧匠之屬師古曰倡樂人也優諧戲者也不如魏其灌

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諂

仰視天俛畫地張晏曰視天占三光也畫地知分野所師古曰仰讀曰仰辟睨兩

宮間張晏曰占太后与帝吉凶之期也師古曰辟睨傍視也辟音普計反字本作辟睨音吾計反幸天下有

變而欲有大功張晏曰幸有反者當為將立大功也臣瓚曰天

是瓚說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為上問朝臣兩人孰是

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

馳不測之吳軍師古曰荷負也不測言其疆盛也荷音何身被數十創名冠

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它過

以誅也魏其言是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

家累巨萬橫恣潁川較轢宗室侵犯骨肉師古曰較轢謂踏

之也較音凌轢音即擊反此所謂支大於幹脛大於股不折必披師古曰

師古曰

曰披音不靡反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

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堅餘皆莫敢對上

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

局趣效轅下駒應劭曰駒者駕著轅下局趣蹙小之貌也張晏曰使頭於車轅下隨母而已師古曰張說非也

駕車不以牡馬小雅皇皇者華之詩曰我馬維駒非隨母也吾并斬若屬矣師古曰若汝也即罷

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司具以語太后

太后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晉灼曰藉蹈也令我

百歲後皆魚肉之乎師古曰以比魚肉而食取也且帝寧能為石人

邪師古曰言徒有人形耳不知好惡也一曰石人者謂常存不死也此特帝在即錄錄師古曰

曰錄錄言循眾也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師古曰設上猶脫也

謝曰俱外家故廷辨之師古曰嬰景帝從舅子蚡太后同母弟故言俱外家不然此

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

人蚡已罷朝出止車門召御史大夫安國載師古曰韓安國

上載謂共乘車怒曰與長孺共秃翁何為首鼠兩端服虔曰秃翁言

嬰無官位版授也首鼠一前一卻也張晏曰嬰年老又嗜酒頭秃言當共治一秃翁也師古曰服說是也安國良久謂

蚡曰君何不自喜師古曰何不自謙遜為可喜之事也喜音許吏反夫魏其毀

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師古曰歸印綬於天子也曰臣以肺附幸

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

讓師古曰多猶重也不廢君魏其必魏杜門齟舌自殺師古曰杜塞也

齟齬也音客反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

音員馬

何其無大體也蚡謝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

使御史簿責嬰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責之也簿音步尸反所言灌夫頗不

讎讎音灼曰讎當也劾繫都司空師古曰都司空宗正屬官也見百官公卿表孝景時嬰

嘗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師古曰論說其事而上於天子及

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嬰

迺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召見師古曰幸莫也書奏案尚

書大行無遺詔如淳曰大行上諸侯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大行景帝大行也尚書之中無此大行遺詔也

詔書獨臧嬰家嬰家丞封孟康曰以家丞印封遺詔也迺劾嬰矯先

帝詔害罪當棄市鄭氏曰矯詔有害不害也五年十月悉論灌夫

支屬嬰良父迺聞有劾即陽病菲不食欲死師古曰菲風病

也音或聞上無意殺嬰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迺

有飛語為惡言聞上張晏曰蚡為作飛揚誹謗之語也臣瓚曰無根而至也故以十

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張晏曰著日月者見春垂至恐遇赦贖之春蚡疾身

盡痛若有擊者諱服謝罪呼及小兒啼呼為呼或言蚡

號呼謝服罪也師古曰兩說皆通諱音卓反上使視鬼者瞻之

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守宮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

朔中有罪免後淮南王安謀反覺始安入朝時蚡

為太尉迎安霸朝上謂安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

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尚誰立哉師古曰言大王尚不

得立當淮南王大喜厚遺金錢財物上自嬰夫事時

誰立也

不直蚡特為太后故及聞淮南事上曰使武安侯

在者族矣師古巨言其類自死

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

雜說鄒田生所師古曰田生鄒縣人事梁孝主為中大夫吳

楚反時孝主使安國及張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

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破安

國張羽名由此顯梁梁主以至親故得自置相二

千石出入游戲儲於天子師古曰儲儼也天子聞之心不善

太后知帝弗善過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為安

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如淳曰大長公主景帝姊也曰何梁王

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不省也師古曰省視也

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自關以東皆合從而西

嚮師古曰從音子容反唯梁最親為限難梁主念太后帝在中

師古曰中關中也一說謂京師為中猶言中國也而諸侯擾亂壹言泣數行而下

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

西而卒破亡梁之力也今太后以小苛禮責望梁

王師古曰苛細也梁主父兄皆帝王而所見者大故出稱趨

入言敬師古曰趨止行人也警令戒肅也天子出入皆車旗皆備此儀而今云出稱警入言趨者玄舉之耳車旗皆

帝所賜即以媯鄙小縣服虔曰媯夸姪也音灼曰媯音媯媯之媯鄧展曰媯好也自以車服之好驅馳國中故夸諸侯令

驅邊鄙之邑也師古曰服說音音是也鄙小縣言在外鄙之小縣也驅馳國中故夸諸侯令

天下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索責之梁主
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忠孝而太
后不卹也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為帝言
之言之帝心迺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
教迺為太后遺真髮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
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直千餘金師古曰更音工衡反由
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師古曰蒙梁國之縣也獄
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
即溺之師古曰溺讀曰尿居無幾梁內史缺師古曰無幾未多時也幾音居豈反漢
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

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師古曰而汝也甲肉袒謝安

國笑曰公等足與治乎師古曰治謂當敵也今人猶云對治治音丈吏反一曰不足絕治也治讀如

本卒善遇之內史之缺也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

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欲請為內史實太后所乃詔王以安國

為內史公孫詭羊勝說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

恐漢大臣不聽迺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

吳相爰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迺遣使捕詭勝

必得師古曰必令得之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師古

曰索搜也音山客反月餘弗得安國聞詭勝匿王所迺入見王

而泣曰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

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

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帝及皇

帝與臨江王親師古曰孰與猶言何如也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

上皇臨江親父子間然高帝曰提三尺取天下者

朕也師古曰三尺謂劍也故太上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

適長太子師古曰適讀曰嫡以一言過廢王臨江師古曰景帝嘗屬諸姬子太子

母栗姬言不遜由是廢太子栗姬憂死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張晏曰以侵壞垣故

也自殺何者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語曰雖有親公

安知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不為狼師古曰言其恩愛不可必保也今

大王列在諸侯誅邪臣浮說師古曰誅誘也音戍犯上禁撓明

法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天子以太后梁不忍致法於大王太后

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

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而

下謝安國曰吾今出之即日詭勝自殺漢使還報

梁事皆得釋師古曰釋解也安國力也景帝太后益重安國

孝王薨共王即位師古曰共讀自恭安國坐法失官家居武

帝即位武安侯田蚡為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

百金遺蚡蚡言安國太后上素聞安國賢即召以

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閩東越相攻遣安國大

行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其年

田蚡為丞相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及請和親上

下其議師古曰下音胡大行王恢燕人數為邊吏習胡事

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勿

許舉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

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師古曰懷音胡遷徙鳥集難得而

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眾不足為彊自上古弗

屬師古曰不內屬於中國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師古曰罷音疲虜

以全制其敝執必危殆臣故以為不如和親羣臣

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鴈門馬邑豪張晏曰豪猶師也壹

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廼召問公

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

于待命加媢侵盜無已邊竟數驚朕甚閔之師古曰竟讀目

境其下亦同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

言臣固願效之師古曰效致也致其計臣聞全代之時服虔曰代未分

六國之時全代為一國尚能以擊匈奴況今加以漢之大乎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

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師古曰樹植也匈奴

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天下同任如

曰任事也又遣子弟乘邊守塞師古曰乘登也登守其城而備守也轉粟輓輸

以為之備師古曰輓引車也音曉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

恐之故耳師古曰不示威令恐懼也臣竊以為擊之便御史大夫

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

投鞍高如城者數所師古曰解脫其馬下開眼也投積其鞍若營壘也平城之飢

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

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師古曰言當隨天下人而寬大其度量也不以已

私怒傷天下之功故廼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

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

兵聚之廣武常谿張晏曰廣武鴈門縣常谿谿名然終無尺寸之功

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師

曰宿又雷也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為效矣

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

三王不相復樂師古曰襲因也復重也復音扶目反非故相反也各因世

宜也且高帝身被堅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

年師古曰幾近也音鉅依反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

休天下之心也今邊竟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櫜車

相望師古曰櫜小棺也從軍死者以櫜送致其喪載櫜之車相望於道言其多也櫜音衛此仁人之所隱

也張晏曰隱痛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

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

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師古曰祖祖廟也古問也重猶難之也且

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師古曰與讀白豫非威不

能制彊弗能服也以為遠方絕地不牧之民不足

煩中國也師古曰不牧謂不可牧養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師古曰

曰悍勇也亟急也音居力反至如姦風去如收電師古曰姦疾風也音必遙反畜牧為

業弧弓射獵師古曰以木曰弧以角曰弓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

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執不

相權也師古曰輕重不等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

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公都雍師古曰終讀與穆同地

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

十四師古曰辟讀白關次下亦同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為秦侵

胡辟數千里以河為竟師古曰竟讀曰竟累石為城樹榆為

塞如淳曰塞上種榆也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瓠梁然後敢牧

馬師古曰隳古燧字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

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

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師古曰留止也言無所礙也

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師古曰發猶徵召也言威聲之盛北自月支以來皆可徵

召而為臣也氏讀曰支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

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師古曰舍止息也

故接兵覆衆伐國隋城師古曰覆敗也隋毀也言兵與敵接則敗其眾所伐之國則毀其城也覆

音芳自反墮音火規反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師古曰衝風疾風之衝突者也彊弩之末力

不能入魯縞師古曰縞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為輕細故以取喻也夫盛之有衰猶

朝之必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敵難以為功

師古曰歐與驅同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師古曰從音子容反衡猶橫也疾則

糧之徐則後利師古曰後利謂不及於利不至千里人馬之食兵法

曰遺人獲也師古曰言以軍遺敵人令其虜獲也遺音七季反意者有它繆巧可

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

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

過師古曰言易零落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師古曰言美惡皆見通方之

士不可以文亂師古曰方道也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

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良騎壯

士陰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險阻以為其戒吾執

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

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迺從恢議陰使聶壹為間

師古曰間音居竟反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

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為然而許之聶壹

迺詐斬死罪囚懸其頭馬邑城下視單于使者為

信師古曰視讀曰示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

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師古曰在鴈門當是時漢伏兵車

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為驍

騎將軍大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

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御史大夫安

國為護軍將軍諸將皆屬約單于入馬邑縱兵王

恢李息別從代主擊輜重師古曰輜衣車也重謂載重物車也故行者之資物曰輜重

音直用反於是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還去

語在匈奴傳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度

弗及師古曰度音徒各反王恢等皆罷兵上怒恢不出擊單于

輜重也恢曰始約為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

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

眾不敵祇取辱師古曰祇適也音支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士

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還撓當斬服虔曰還

音止應劭曰還曲行避敵也撓顧也軍法語也蘇林曰還音豆如淳曰軍法行而逗留畏懦者要斬師古曰服應二說皆非也還謂留止也

撓屈弱也恢行千金丞相紛紛不敢言上而言於太

后曰王恢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

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紛紛言告上上曰首為馬

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

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猶頗可得尉士大夫心

師古曰或當得其輜重入眾也古尉安之字正如此其後流俗乃加心耳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

是恢聞迺自殺安國為人大略知足以當世取

舍師古曰舍止也取舍言可取則取可止則止而出於忠厚貪者財利師古曰

嗜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於梁舉壺遂臧固

至它皆天下名士師古曰於梁舉二人至於士亦以此稱

慕之唯天子以為國器師古曰言臣下皆敬重之天子一人亦以為國器國器者言其器用重大

可施於國政也安國為御史大夫五年丞相蚡薨安國行丞

相事引情車蹇如淳曰為天子道引而慎車蹇蹇也上欲用安國為丞相

使使視蹇甚廼更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

免師古曰以是疾數月瘡復為中尉歲餘徙為衛尉而將軍

衛青等擊匈奴破龍城明年匈奴大入邊語在青

傳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漁陽捕生口虜言匈奴遠

去即上言方佃作師古曰安國上奏也請且罷屯罷

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廼有七百餘

人出與戰安國傷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

去上怒使使責讓安國徙益東屯右北平是時虜

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下

遷新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斥疏將屯

又失亡多甚自媿幸得罷歸師古曰真得罷歸以廼益

東徙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壺遂與大史遷

等定漢律歷官至詹事其人深中篤行君子上方

倚欲以為相會其病卒師古曰倚謂杖任之也音於綺反

贊曰竇嬰田蚡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師古

而各名顯並位卿相大業定矣然嬰不

曰謂馳入吳軍欲報父讎也

知時變夫亡術而不遜師古曰遜順也紛負貴而驕溢師古曰負恃也

凶德參會待時而發師古曰二人相過故曰參會藉福區區其間惡能

救斯敗哉師古曰惡音鳥謂於何也以韓安國之見器臨其摯而

顛墜李奇曰摯極也陵夷以憂死師古曰陵夷即陵遲也言漸遇替也遇合有命

悲夫若王恢為兵首而受其咎豈命也師古曰言自己為之

非由命也

竇田灌韓傳卷第二十二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班固 漢書五十三

祕書監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景皇帝十四男王皇后生孝武皇帝栗姬生臨

江閔王榮河間獻王德臨江哀王闕師古曰闕音鳥曷反程姬

生魯共王餘師古曰共讀曰恭下皆類此江都易王非師古曰易音改易之易謚法云好更

故舊曰易膠西于王端師古曰于遠也言其所行不善遠乖道德故以為謚賈夫人生趙

敬肅王彭祖中山靖王勝唐姬生長沙定王發王

夫人生廣川惠王越膠東康王寄清河哀王乘常

山憲王舜師古曰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也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

二年立脩學好古實事求是師古曰務得事實每求真也今流俗書本云求長

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

師古曰真正留其正本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

遠千里師古曰不以千里為遠而自致也繇與由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

獻王者師古曰奏進也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

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師古曰言無實用耳獻王所得書皆

古文先秦舊書師古曰先秦猶言秦先謂未林書之前周官尚書禮禮記

師古曰禮者禮經也禮記者諸儒記禮之說也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

十子之徒所論師古曰七十子孔子弟子也解具在藝文志其學舉六藝師古曰此六藝謂六經

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脩禮樂衣服儒

術造次必於儒術者師古曰被服言常居處其中也造次謂山所向必行也被音皮義反造音千到反

東諸儒多從而遊武帝時獻美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應

曰辟雍明堂靈臺也雍和也言天地君臣人民皆和也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

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文約拍明師古曰約少也拍謂

義之所趨若人以手指物也他皆類也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麗以聞曰

王身端行治師古曰端直治理也温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

察惠于鰥寡太行令奏謚法曰聰明睿知曰獻師古

曰睿深也通也宜謚曰獻王子共王不害嗣四年薨子剛王

堪嗣十二年薨子頃王授嗣師古曰頃音傾謚為謚者皆類此也十七年

薨子孝王慶嗣四十三年薨子元嗣元取故廣陵

厲王厲王太子及中山懷王故姬廉等以為姬甘

露中翼州刺史敞奏元事下廷尉逮召廉等元迫脅凡七人令自殺有司奏請誅元有詔削二縣萬一千戶後元怒少史留貴留貴踰垣出欲告元元使人殺留貴毋有司奏元殘賊不改不可君國子民廢易王處漢中房陵師古曰房陵漢中縣居數年坐與妻若共乘朱輪車怒若又笞擊令自斃漢中太守請治元病死立十七年國除絕五歲成帝建始元年復立元弟上郡庫令良如淳曰漢官北邊郡庫官兵之所藏故置令是為河間惠王良脩獻王之行母太后薨服喪如禮哀帝下詔褒揚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為宗室儀表其

益封萬戶二十七年薨子尚嗣王莽時絕

臨江哀王閔以孝景前二年立三年薨無子國除

為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

四歲廢為臨江王三歲坐侵廟墺地為宮師古曰墺地

音人緣反解在食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師古曰祖者送行之

貨志及鼃錯傳祭因饗飲也昔黃帝之子累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以為行神也既上車軸折車廢師古曰廢壞也

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

府對簿中尉郵都簿責訊王師古曰簿皆音簿王恐

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

長亡子國除師古曰榮實最長而傳居二王之後地入于漢

為南郡

魯恭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淮陽

王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魯好治宮室

苑囿狗馬季年好音師古曰季年未年也不喜辭師古曰喜音許吏反為人

口吃難言師古曰吃音訖二十八年薨子安王光嗣初好音

樂輿馬晚節遜師古曰晚節猶言未特也遜與去同猶言貪吝也唯恐不足於

財四十年薨子孝王慶已嗣三十七年薨子頃王

勁嗣二十八年薨子文王駿嗣十八年薨亡子國

除哀帝建平三年復立頃王子駿弟郿鄉侯閔為

王蘇林曰郿音魚縣名也屬東海郡師古曰又音吾王莽時絕恭王初好治宮

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聲耳遂

不復敢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江都易

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

十五有材氣上書自請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

擊吳吳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吳國師古曰治謂都之劉濞所居也以

軍功賜天子旗元光中匈奴大入漢邊非上書願

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館招四方豪桀驕

奢甚二十七年薨子建嗣建為太子時邯鄲人梁

蚡持艾欲獻之易王建聞其美私呼之因留不出

蚡宣言曰子廼與其公爭妻建使人殺蚡蚡家上

書下廷尉考會赦不治易王薨未葬建居服舍師古

小百千八
曰倚廬聖
室之女也
召易王所愛美人淖姬等凡十人與姦鄭

曰淖音卓王孫之卓蘇林曰淖音泥淖師古曰蘇說是音女教反
建女弟徵臣為蓋侯子婦

師古曰女弟即妹也
以易王喪來歸建復與姦建異母弟定國

為淮陽侯易王最小子也其母幸立之師古曰異得立其子為易王嗣

具知建事行錢使男子茶恬上書蘇林曰茶音食邪反告建淫

亂不當為後事下廷尉廷尉治恬受人錢財為上

書論棄市建罪不治後數使使至長安迎徵臣魯

恭王太后聞之師古曰易王即魯恭王同母之弟徵臣則太后之孫也故與書戒之遣徵臣

書曰國中口語籍籍慎無泄至江都師古曰籍籍誼語之意後

建使謁者吉請問共太后師古曰謁謂問也居也太后泣謂吉

歸以吾言謂而王師古曰謂告也而汝也王前事漫漫余當自

謹獨不聞燕齊事乎張晏曰燕王定國齊王次昌皆與子昆弟姦殺覺自殺也言吾

為而王泣也吉歸致共太后語建大怒擊吉片之

師古曰片謂退棄之建游章臺宮令四女子乘小船建以足踏

覆其舩師古曰覆音房目反其下亦同四人皆溺二人死後游雷波師

曰波讀為波雷波破名其下云入波中亦同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波

中舩覆兩郎溺攀舩乍見乍沒建臨觀大笑令皆

死師古曰不放止之並死波中也宮人姬八子有過者輒令羸羸音擊鼓

師古曰八子姬妾官名也羸者露其形也音來果反或置樹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
或不舂鉗以鈇杵春師古曰鈇者錫之類也音弋全反不中程輒掠師古曰程者作

之課也掠師古曰或縱狼令齧殺之師古曰建觀而大笑或閉

不食令餓死凡殺不辜三十五人建欲令人與禽

獸交而生子彊令宮人羸而四據與羝羊及狗交

師古曰羝羊也專為淫虐自知罪多國中多欲告言

者建恐誅心內不安與其後成光共使越婢下神

祝詛上與郎中令等語怨望漢廷使者即復來覆

我我決不獨死師古曰覆治也不獨死建亦頗聞淮南衡

山陰謀恐一日發為所并遂作兵器號王后父胡

應為將軍中大夫疾有材力善騎射師古曰疾者號

曰靈武君作治黃屋蓋刻皇帝璽鑄將軍都尉金

銀印作漢使節二十綬千餘具置軍官品員及拜

爵封侯之賞具天下之輿地及軍陳圖遣入通越

繇王閩侯遺以錦帛奇珍繇王閩侯亦遣建荃葛

蘇林曰荃音益細布屬也服虔曰音孫細葛也臣瓚曰荃香草也

犀甲翠羽媛能奇獸數通使往來約有急相助師古曰

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連及建建使人多推

金錢絕其獄師古曰行賄賂後復謂近臣曰我為王詔

獄歲至生又無驩怡日壯士不坐死欲為人所不

能為耳師古曰亦建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

言欲反也

大三百二十一

旗出積數歲事發覺漢遣丞相長史與江都相雜
案索得兵器璽綬節反具師古曰索搜也有司請捕誅建制
曰與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議皆曰建失臣子道
積久輒蒙不忍遂謀反逆所行無道雖桀紂惡不
至於此天誅所不赦當以謀反法誅有詔宗正廷
尉即問建師古曰即就也建自殺后成光等皆棄市六
年國除地入于漢為廣陵郡絕百二十一年平帝
時新都侯王莽秉政興滅繼絕立建弟盱侯子
宮為廣陵王師古曰盱音許于反盱音怡奉易王後莽篡國絕
膠西于王端孝景前三年立為人賊盜又陰廢師古

曰數古辰字也言其性賊害而很辰也痿音萎

一近婦人病數月有所愛幸少

年以為即即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

犯法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次下亦同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弗忍而端

所為滋甚師古曰滋益也有司比再請削其國去大半張晏曰三分之

二為太半一為少端心愠遂為無此言省蘇林曰為無所省錄也師古曰嘗嘗財也

省視也言不視嘗財也府庫壞漏盡府財物以鉅萬計終不得

收徙師古曰不收又不徙置他處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封其

宮門從一門出入數變名姓為布衣之它國師古曰之往也

相二千石至者奉漢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亡

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師古曰究極也彊足以距

諫知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
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立四十七年薨
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膠西郡
趙敬肅王

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立為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

徙王趙彭祖為人巧佞卑諂足共師古曰共讀曰恭足恭謂便辟也而心

刻深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師古曰詭辯違道之辭也中傷也音竹仲反多

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

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帛布單衣師古曰或

帛或布以為單衣自行迎除舍師古曰至除舍迎之也除舍謂初所至之舍多設疑事以

詐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

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廼上書告之及汚以女利

事彭祖立六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

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

擅權使使印縣為賈人推會音昭曰平會兩家賈孟具之賈者推者禁他家獨孟家得為之也師古

曰即就也就諸縣而專推賈人之會若今和市矣推音角會音支反入多於國租稅以是趙王

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不好治

宮室機祥服虔曰水福也師古曰機鬼俗也字或作機准南子曰荆人鬼越人幾祥機謂鬼神之事也服說失之機音居衣反

好為吏上書願督國中盜賊師古曰督視察也常夜從走卒

行徼邯鄲中師古曰徼謂巡察也音工鈞反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

敢留邯鄲師古曰使謂京師使人也過客行客從趙過者也陂謂傾側也音皮義反久之大子丹與

...

其女弟高產姊姦江充告丹淫亂又使人推埋攻

剽為姦甚眾

師古曰推殺人而埋之故曰推埋剽劫也推音直佳反其字從木剽音頻姦反其字從刀

武帝

遣使者發吏卒捕丹下魏郡詔獄治罪至死

彭祖上書寬訟丹願從國中勇敢擊匈奴

師古曰以勇敢

隨贖丹罪上不許久之竟赦出後彭祖入朝因帝

矧平陽隆慮公主

師古曰慮音盧

求復立丹為太子上不

許彭祖取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姦淖姬者甚

愛之生一男號淖子彭祖以征和元年薨謚敬

肅王彭祖薨時淖姬兄為漢官者上召問淖子

何如對曰為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

子民間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矣遣

使者立昌是為頃王十九年薨子懷王尊嗣五年

薨無子絕二歲宣帝立尊弟高是為哀王數月薨

子共王充嗣五十六年薨子隱嗣王莽時絕初武

帝復以親親故立敬肅王小子偃為平干王

孟康曰今廣平

是為頃王十一年薨子繆王元嗣二十五年薨大

鴻臚禹奏元前以刃賊殺奴婢子男殺謁者為刺

史所舉奏罪名明白病先令能為樂奴婢從死

師古曰先令者預為遺令也能為樂作樂之人也從死以殉葬也迫脅自殺者凡十六人暴

虐不道故春秋之義誅君之子不宜立元雖未伏

誅不宜立嗣奏可國除

中山靖王勝以孝

景前三年立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

議者多冤鼂錯之策師古曰言錯策為是枉見殺也皆以諸侯連城

數十泰強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師古曰暴謂披布之諸

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

錯者為盤石宗也師古曰錯雜也言其地相交雜今或無罪為臣下

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師古曰疵病也音才斯反答服其臣使證

其君多目以侵冤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

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

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象款師古曰象累字累重也款歐

也音許既反思者不可為歎息師古曰言聞款歎之聲則悲思益甚故高漸離

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為之低而不食應劭曰燕太子丹遣荆軻刺秦王賓

客祖於易水之上漸離擊筑士皆垂泣荆卿不能復食也師古曰低謂俯首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

為之於邑張晏曰齊之賢者居雍門因為號蘇林曰六國時人名周善鼓琴母死無以葬見孟嘗君而微吟也如淳曰

雍門子以善鼓琴見孟嘗君先說萬歲之後高臺既已顛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枝豎游其上孟嘗君亦如是乎孟嘗君喟然歎息也師古

曰如說是也蘇失之矣於邑短氣貌於音烏邑音一合反或讀如本字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

眇之聲耳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師古曰幼音一笑反眇音妙幼妙精微也夫眾

煦漂山應劭曰煦吹也師古曰漂動也煦音許句反又音許于友漂音四遙反聚民蝻成雷師古曰蝻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是

以文王拘於牖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

古蚊字雷古雷字言眾蚊飛聲有若雷也

風增積之生害也師古曰烝庶謂衆人也臣身遠與冥莫為之

先師古曰身遠者去帝京遠與冥莫者少黨與也先謂素為延譽也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師古曰言積載輕物物多至令車軸毀折而鳥之所以能飛翔者以羽翮翦揚之故也紛驚逢羅潸然出涕晉灼曰言皆驚亂遇法罔可為出涕者也師古曰潸垂涕貌音所嘉反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師古曰曬暴也舒也音山鼓反又音力支

反明月曜夜民魍魎宵見師古曰宵亦夜也魍音育然雲丞列布香

冥書昏塵埃拂覆昧不見泰山師古曰拂亦布散也昧暗也布音鋪何

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閔不得聞師古曰雍讀曰壅雍塞也閔猶上也音烏

反司讒言之徒蚤蠹生師古曰蚤蠹生言衆多也一曰蚤蠹與鋒同道遼路遠曾莫

為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稷不灌屋鼠不熏師古曰

曰鼯小鼠音奚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附位雖

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師古曰言於我屬為帝兄今羣臣非有

葭莩之親鴻毛之重張晏曰葭莩也莩葉裏白皮也晉灼曰葭莩裏之白皮也皆取喻於輕薄也師古曰葭莩也莩者其莩中白皮至薄者也葭莩喻著鴻毛喻輕薄甚也葭音孚張言葉裏白皮非也羣居黨議

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師古曰擯卻謂斥退也冰釋言銷散也擯音必刃反卻音丘略反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師古曰伯奇周尹吉甫之子也事後母至孝而後母譖之於吉甫吉甫欲殺之伯奇乃亡走山林比干諫紂紂怒殺而剖其心故云橫分也詩

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

憂矣疾如疾首師古曰小雅小弁之詩也惄思也擣築也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永長也疾病也言我心中憂

思如被擣築假寐長歎必憂致老至於若病如遇首疾也

臣之謂也具以吏所侵聞於

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師右曰加省減也

親親之恩焉其後更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

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

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勝為人樂

酒好內師古曰好內耽於妻妾也樂音五教反有子百二十餘人常與趙

王彭相相非曰兄為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

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

拊循百姓何以稱為藩臣四十二年薨子哀王昌

嗣一年薨子康王昆侈嗣二十一年薨子頃王輔

嗣四年薨子憲王福嗣十七年薨子懷王循嗣十

五年薨無子絕四十五歲成帝鴻嘉二年復立憲

王弟孫利鄉侯子雲客是為廣德夷王三年薨無

子絕十四歲哀帝復立雲客弟廣漢為廣平王薨

無後平帝元始二年復立廣川惠王曾孫倫為廣

德王奉靖王復王莽時絕

長沙定王發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

姬有所避不願進師古曰謂月事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

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

也及生子因名曰發張晏曰長沙王生乃發寤已之繆幸唐姬以孝景前二

年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溘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

年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溘貧國

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張小舉手左右其袖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回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陽益馬

十八年薨子戴王庸嗣二十七年薨子頃王鮒鮒師古曰鮒音附鮒音納字或作鮒其音同耳鮒

鮒鮒師古曰鮒音附鮒音納字或作鮒其音同耳十七年薨子刺王建德嗣

二人又以縣官事怨內史教人誣告以棄市罪削

八縣罷中尉官師古曰裁其官屬所以貶抑之三十四年薨子煬王旦

嗣師古曰煬音弋向反二年薨無子絕歲餘元帝初元三年復

立旦弟宗是為孝王五年薨子魯人嗣王莽時絕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立十三年薨子繆王

齊嗣師古曰謚法曰仁傷善曰繆四十四年薨初齊有幸臣乘距

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亡齊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

上書告齊與同產姦師古曰謂其姊妹也是後齊數告言漢

公卿及幸臣所忠等師古曰所姓忠名解具在食私負志又告中尉蔡彭

祖捕子明孟康曰彭祖子名明也師古曰孟詵非也明廣川王子也罵曰吾盡汝種矣

治齊恐上書願與廣川勇主奮擊匈奴上許之未發

病薨有司請除國奏可後數月下詔曰廣川惠王於

朕為兄朕不忍絕其宗廟其以惠王孫去為廣川

王去即繆王齊太子也師受易論語孝經皆通好

文辭方技博奕倡優其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袴長

周敬馬

正統八年

周敬馬

周敬馬

周敬馬

劔晉灼曰成慶荆軻也衛人謂之慶卿燕人謂之荆卿師古曰成慶古之勇也事見淮南子非荆卿也去好之作

七尺五寸劔被服比日效焉有幸姬王昭平王地餘

許以為后去嘗疾姬陽成昭信侍視甚謹師古曰陽成姓也昭

信名也更愛之去與地餘戲得衷中刀師古曰衷古衣袖字答問

狀服欲與昭平共殺昭信答問昭平不服以鐵鉞

鉞之師古曰以鐵刺也鐵音之林反彊服乃會諸姬去以劔自擊地餘

令昭信擊昭平皆死昭信曰兩姬婢且泄口復絞

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夢見昭平等以狀告去去

曰虜乃復見畏我師古曰言其見形令我畏忌也見音胡電反獨可燔燒耳

掘出尸皆燒為灰後去立昭信為后幸姬陶望卿

為脩靡夫人主繒帛崔脩成為明貞夫人主求巷

昭信復譖望卿曰與我無禮衣服常鮮於我師古曰鮮謂新

華也盡取善繒勻諸宮人師古曰勻乞遺之也善王女反去曰若數惡望

卿不能減我愛師古曰若汝也惡謂譏毀也設聞其淫我耳之矣後

昭信謂去曰前畫工畫望卿舍望卿袒裼傅粉其

傍師古曰袒裼脫衣露其有皆也袒音但楊音錫又數出入南戶窺郎吏疑有

姦去曰善司之以故益不愛望卿後與昭信等飲

諸姬皆侍去為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嫖以忽子孟康曰嫖

音匹昭反師古曰尊章猶言舅姑也今謀屈奇起自絕師古曰諒行周流自生患諒非望今誰怨師古曰諒屈音其勿反

被愛寵信非所望今見罪責無所怨也使美人相和歌之去曰是中當有

自知者昭信知去已怒即誣言望卿歷指郎吏卧

處具知其主名又言郎中令錦被疑有姦去即與

昭信從諸姬至望卿所羸其身更擊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令

諸姬各持燒鐵共灼望卿望卿走自投井死昭信

出之椽杙其陰中師古曰杙槩也椽音竹角反杙音七割其鼻脣斷其舌

謂去曰前殺昭平反來畏我師古曰今我恐畏也今欲靡爛望

卿使不能神師古曰靡碎也音糜其下亦同與去共支解置大鑊中

取挑交毒藥并者之召諸姬皆臨觀連日夜靡盡

復共殺其女弟都後去數召姬榮愛與飲昭信復

譖之曰榮姬視瞻意態不善疑有私時愛為去刺

方領繡服虔曰如今小兒卻襲衣也頸下施松領正方直晉灼曰今之婦人直領也繡為方領上刺作繡散文王莽傳曰

有人著赤繡方領方領上服也師古曰晉說長也去取燒之愛恐自投井出之未

死笞問愛自誣與姬姦去縛繫柱燒刀灼潰兩目

生割兩股銷鈔灌其口中愛死支解以棘埋

之諸幸於去者昭信輒譖殺之凡十四人皆埋太

后所居長壽宮中宮人畏之莫敢復逆師古曰逆逆也

昭信欲擅愛曰王使明貞夫人主諸姬淫亂難禁

請閉諸姬舍門無令出教師古曰教謂游戲也使其大婢為僕

射師古曰大婢之長年也主永巷盡封閉諸舍上齋於后非大

射師古曰大婢之長年也主永巷盡封閉諸舍上齋於后非大

置酒召不得見去憐之為作歌曰愁莫愁居無聊

師古曰聊賴也心重結意不舒內第鬱憂哀積師古曰第音拂上不

見天生何益日崔墮時不再師古曰崔墮猶言蹉跎也崔音千回反墮音類願

棄軀死無悔令昭信聲鼓為節以教諸姬歌之歌

罷輒歸永巷封門獨昭信兄子初為乘華夫人得

朝夕見昭信與去從十餘奴博飲游教初去年十

四五事師受易師數諫正去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其下亦同去益大

逐之師古曰益大謂年漸長大也內史請以為掾師數令內史禁切

王家去使奴殺師父子不發覺後去數置酒令倡

併羸戲坐中師古曰倡樂人也併雜戲者也以為樂相彊効擊倡蘭入

數門如淳曰彊相名也奏狀事下考察倡辭本為王教脩靡

夫人望卿弟都歌舞使者召望卿都去對皆淫亂

自殺會赦不治望卿前亨者即取他死人與都死

并付其母師古曰死者尸也次下求其死亦同母曰都是望卿非也數號

哭求死昭信令奴殺之奴得辭服師古曰得者為吏所捕得本始

三年相內史奏狀具言赦前所犯天子遣大鴻臚

丞相長史御史丞廷尉正雜治鉅鹿詔獄奏請逮

捕去及后昭信制曰王后昭信諸姬奴婢證者皆

下獄辭服有司復請誅王制曰與列侯中二千石

二千石博士議議者皆以為去悖虐聽后昭信讒

言燔燒身煮生割剥人距師之諫殺其父子凡殺
無辜十六人至一家母子三人逆節絕理其十五
人在赦前大惡仍重師古曰仍類也當伏顯戮以示
衆制曰朕不忍致王於法議其罰有司請廢勿王
與妻子徙上庸奏可與湯沐邑百戶去道自殺昭
信棄市立二十二年國除後四歲宣帝地節四年
復立去兄文是為戴王文素正直數諫王去故上
立焉二年薨子海陽嗣十五年坐晝屋為男女羸
交接置酒請諸父姊妹飲令仰視晝又海陽女弟
為人妻而使與幸臣姦又與從弟調等謀殺一家

三人已殺甘露四年坐廢徙房陵國除後十五年

平帝元始二年復立戴王弟襄隄侯子瑜為廣德

王師古曰隄音丁奉惠王後二年薨子赤嗣王莽時

絕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立二十八年

薨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兵車鏃矢應

曰樓車也所以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師古曰兵車止謂戰守備

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事辭出之師古曰辭語寄

於上最親師古曰寄母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於上為從母故寄

亦同意自傷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聞寄

有長子賢母無寵少子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為

非次因有過遂無所言上憐之立賢為膠東王奉
康王祀而封慶為六安王王故衡山地膠東
王賢立十五年薨諡為哀王孝戴王通平嗣二十
四年薨子頃王音嗣五十四年薨子共王授嗣十
四年薨子殷嗣王莽時絕 六安共王慶立三
十八年薨子夷王祿嗣十年薨子繆王定嗣二十
二年薨子頃王光嗣二十七年薨子育嗣王莽時
絕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立十二年薨
無子國除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立舜
帝少子驕淫數犯禁上常寬之二十三年薨子勃

嗣為王初憲王有不愛姬生長男枕蘇林曰音奪師

其字從木枕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

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后稀得幸及

憲王疾甚諸幸姬侍病王后以妬媚不常在師曰

也媚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媚亦妬

侍疾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枕為子

數師古曰雅素也不分與財物即或說太子王后令

分梳財皆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枕怨王后

及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枕自言憲王病時王后

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如淳曰出太子勃私姦飲

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師古曰環繞也音宦入獄

視囚天子遣大行騫驗問師古曰張騫也逮諸證者師古曰逮捕之

王又匿之吏求捕勃使人致擊管掠擅出漢所疑

囚有司請誅勃及憲王后脩上曰脩素無行使稅

陷之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致誅有司請廢勿王徙

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廢國除月

餘天子為最親詔有司曰常山憲王早夭后妾不

和適孽誣爭師古曰適音嫡孽庶也陷于不誼以滅國朕甚閔

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為真定王子商三萬戶

為泗水王頃王平立二十五年薨師古曰真定頃王也子烈王

偃嗣十八年薨子孝生由嗣二十二年薨子安王

雍嗣二十六年薨子共王普嗣十五年薨子陽嗣

王莽時絕 泗水思王商立十 年薨子哀王

安世嗣一年薨無子於是武帝憐泗水王絕復立

安世弟賀是為戴王立二十二年薨有遺腹子煖

師古曰煖音許遠反相內史不以聞太后上書昭帝閱之抵相

內史罪立煖是為勤王師古曰勤盜也立三十九年薨子戾

王駿嗣三十一年薨子靖嗣王莽時絕

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

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師古曰哀公與孔子言也事見孫卿子信哉

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師古曰已語終辭是故古人以宴安為鳩毒師古曰左氏傳管敬仲云宴安鳩毒不可懷也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况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班固 漢書五十四

秘書監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注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遂得

燕太子丹者也廣世世受射師古曰受射法孝文十四年匈

奴大入蕭關師古曰在上郡北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

善射殺首虜多為郎騎常侍師古曰官為郎而常騎以侍天子故曰騎常侍數

從射獵格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

世萬戶侯豈足道哉景帝即位為騎郎將師古曰為騎郎之將

主騎郎吳楚反時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戰昌邑下

顯名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文穎曰廣為漢將私受梁印故

不得賞也為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

上泣曰服虔曰昆邪中國人也師古曰對上而泣也昆音下温反李廣材氣天下士雙自

負其能數與虜确恐亡之師古曰負恃也确謂競勝敗也确音角上乃徙

廣為上郡太守匈奴侵入上郡使中貴人從廣服虔曰內臣之貴幸者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者將數十騎從

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師古曰走趣也

音廣曰是必射鵠者也文穎曰鵠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之師古曰鵠大鵠鳥也一名就鳥黑色翻可

以為箭羽音彫廣乃從百騎往馳三人師古曰疾馳而逐之三人亡馬步

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師古曰旁引其騎若鳥翼之為而

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

射鵠者也已縛之上山望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為

誘騎驚上山陳師古曰為陳以待廣也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

還走廣曰我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匈奴追射

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不我擊

師古曰不我擊不敢擊我也廣令白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今日

皆下馬解鞍騎曰虜多如是解鞍即急奈何廣曰

彼虜以我為走今解鞍以示不去用堅其意師古曰示

以堅牢令敵意知之有白馬將出護兵師古曰將之乘白馬者也護謂監視之廣上馬

與十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百騎中解

大三百六

鞍縱馬卧

師古曰縱放也

時會暮胡兵終怪之弗敢擊夜半

胡兵以為漢有伏軍於傍欲夜取之即引去平旦

廣乃歸其大軍後徙為隴西北地鴈門雲中太守

武帝即位左右言廣名將也由是入為未央衛尉

而程不識時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廣俱以

邊太守將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

師古曰續漢書

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直曲並有軍候一人今廣尚於簡易故行道之中而不立部曲也

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

師古曰頓止也舍息也便安

不

擊刁斗自衛

孟康曰刁斗以銅作鑊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夜名曰刁斗今在榮陽庫中也蘇林曰形如鉤

無緣師古曰鑊音誰郡之鑊温器也鉤音火玄反鉤即鉤也今俗或呼銅鉤音姚

莫府省文書

晉灼曰將軍職

在征行無常處所在為治故言莫府莫天也或曰衛青征匈奴絕大莫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府故曰莫府莫府之名始於此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

莫府者以軍幕為義古字通單用耳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帳幕言是廉頗李牧市租皆入幕府此則非國衛青始有其號又莫訓大於義乖

矣皆少也音所領反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

伍營陳擊刁斗吏治軍簿

師古曰簿文簿音步反

至明軍不得自

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

師古曰

而其士亦佚樂

師古曰佚與逸同逸樂謂閑豫也

為之死我軍雖煩

擾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為名

將然匈奴畏廣士卒多樂從而苦程不識

師古曰苦謂厭苦之也

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大中大夫為人廉謹於

文法後漢誘單于以馬邑城使大軍伏馬邑傍而

三

廣為驍騎將軍屬護軍將軍師古曰韓安國單于覺之去漢

軍皆無功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鴈門擊匈

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

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置兩馬間絡

而盛之卧行十餘里廣陽死脫其傍有一兒騎善馬

師古曰睨邪視也音五係反暫騰而上胡兒馬上師古曰騰跳躍也因抱兒鞭

馬南馳數十里得其餘軍匈奴騎數百追之廣行

取兒弓射殺追騎師古曰且行且射也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

下廣吏吏當廣亡矢多為虜所生得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當斬

贖為庶人數歲與故潁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

獵師古曰潁陰侯潁潁嬰之孫名疆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

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

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君無何匈奴入邊

殺太守敗韓將軍蘇林曰韓安國韓將軍後徙居右北平死

於是上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

俱師古曰奏請天子而將行至盧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將

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

服虔曰式撫車之式以禮敬人也式者車前橫木也字或作執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

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

伏師古曰竦驚也是以名聲莫敢夷貉威稜憺乎鄰國李奇曰神靈之

威曰發憤猶動也蘇林曰陳留人語恐言
憺之師古曰發音來登反憺音徒濫反
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

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

朕之指哉師古曰指意也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孟康曰白檀縣

名也屬右北平李奇曰彌節少安之貌師古曰彌音亡保反以臨右北平成秋師古曰盛秋馬肥恐虜為寇故令折

衝禦難也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

界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没

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廣所居

郡聞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

傷廣廣亦射殺之石建卒上召廣代為郎

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將軍從大將軍

出定襄諸將多中首虜率為侯者如淳曰中猶充也充本法得首若干封侯也師

古曰率謂軍功封賞之科著在法令者也中音竹仲反其下率亦同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

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

與廣俱異道行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

廣廣軍士皆恐廣迺使其子敢往馳之敢從數十

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報廣曰胡虜易與耳

軍士乃安為圍陳外鄉師古曰鄉讀曰嚮胡急擊矢下如雨

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持滿毋發師古曰注矢於

弓弩而引滿之不發矢也而廣言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服虔曰黃者弩也孟康曰太公殺數人胡虜益

解會暮吏士無人色

師古曰言懼甚

而廣意氣自如

師古曰自如猶云如舊

益治軍

師古曰巡部曲整行陳也

軍中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

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迺解去漢軍罷弗能追

師古曰罷讀曰

疲是時廣軍幾沒罷

師古曰幾音堅依反

歸漢法博望侯後期當

死贖為庶人廣軍自當亡賞

師古曰自當謂為虜所勝又能勝虜功過相當也

初

廣與從弟李蔡俱為郎事文帝景帝時蔡積功至

二千石武帝元朔中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

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

師古曰此傳及百官表並為樂安侯而功臣表作安樂侯

是功臣表誤也

元狩二年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

師古曰在下輩之中

名聲出廣下遠甚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

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與參氣主朔

語曰自漢征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受校尉

已下

張晏曰安猶凡也

材能不及中

師古曰中謂中庸之人也以軍功取侯

者數十人廣不為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

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

恨者乎

師古曰恨悔也

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

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

莫大於殺已降此迺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廣歷

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戲下

師古曰戲下

日戲讀曰戲又音許言反

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

產事為人長爰辭如淳曰爰後齊通肩也或曰以當為爰辭爰緩意也

其善射亦天性雖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

廣少言師古曰亦訥字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閑

狹以飲專以射為戲如淳曰為戲末疏密持酒以飲不勝者也將兵之絕處

見水土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實緩不

苛師古曰詩細也士以此爰樂為用其射且非在數十步

之內度不中不發師古曰度音徒各反中音竹仲反發即應弦而倒用

比其將數困辱及射猛獸亦數為所傷云元狩四

年大將軍票騎將軍大擊匈奴廣數自請行上以

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大將軍青出

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

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

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

矣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為垂

泣師古曰之謂素相識也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三

子曰當戶振敢皆為郎上與韓嫣戲嫣少不遜師古曰

音當戶擊嫣嫣走於是上以為能當戶蚤死師古曰蚤古早字

乃拜振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廣死軍中時敢從

票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詔賜冢地陽

陵當得二千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

盜取神道外墻地一畝葬其中師古曰掃音大塚及當下微自

殺敢以校尉從票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

賢王旗鼓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代廣

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師古曰令其父恨而死也迺

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

甘泉宮獵師古曰无何謂未多時也雍之所在地形積高故之上也上音時掌反他皆類此票騎將軍

去病怨敢傷青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為諱云

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

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亦有勇嘗與侍中

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師古曰言畏其勇氣後朝之上上召禹

塞補虜知單于所居人自以精兵走之師古曰走趣也音奏而

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師古曰并合也合軍而同道東道少回

遠師古曰回繞也曲也音胡海反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張晏曰水

輩廣辭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從臣出東

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師古曰言始也迺今一得當單

于臣願居前死單于師古曰致死而取單于大將軍陰受上

指以為李廣數奇孟康曰奇隻不耦也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為奇不耦師古曰言廣合命隻不耦合也是

是矣音居宜反母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師古曰謂不勝敵也是

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

俱當單于故徙廣廣知之固辭大將軍弗聽令長

俱當單于故徙廣廣知之固辭大將軍弗聽令長

俱當單于故徙廣廣知之固辭大將軍弗聽令長

俱當單于故徙廣廣知之固辭大將軍弗聽令長

俱當單于故徙廣廣知之固辭大將軍弗聽令長

史封書與廣之書師古曰之往也莫曰急詣部如書廣

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象愠怒師古曰言愠怒之色形於外也而就部

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師古曰趨食其也惑

失道後大將軍師古曰惑迷也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

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延遇兩將軍師古曰廣

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

報天子失軍曲折師古曰曲折尤言委曲也廣未對大將軍長史

急書廣之莫府師古曰之往也簿謂文狀也音步反廣曰諸校尉

亡罪乃我自失道吾人自上簿至莫府謂其麾下

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

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

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

矣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為垂

泣師古曰之謂素相識知也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三

子曰當戶敢皆為郎上與韓嫣戲嫣少不遜師古曰嫣

偃當戶擊嫣嫣走於是上以為能當戶蚤死師古曰蚤古早字

乃拜極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廣死軍中時敢從

票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詔賜冢地陽

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

少八十七

盜取神道外墻地一畝葬其中師古曰孺音人據當下獄自

殺敢以校尉從票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

賢王旗鼓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

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師古曰今其父恨而死也廼

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

甘泉宮獵師古曰无何謂未多時也雍之所在地形積高故之上也青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為諱云

去病怨敢傷青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為諱云

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

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亦有勇嘗與侍中

責人飲侵陵之莫敢應師古曰言畏其勇氣後愬之上上召禹

使刺虎懸下圈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

以劍斫絕纜欲刺虎師古曰落與絡同謂當時繼絡之而下也纜索也音力追反上壯

之遂救止焉而當戶有遺腹子陵將兵擊胡兵敗

降匈奴後人告禹謀欲亡從陵下吏死

陵字少卿少為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

士師古曰下音胡亞反甚得名譽武帝以為有廣之風使將八

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

還拜為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

備胡數年漢遣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

隨後行至塞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留吏士與票

騎

六三百三十七

騎五百出燉煌至鹽水迎貳師還復留屯張掖天

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

召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師古曰重音直用反陵召見武臺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曰未央宮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

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師古曰扼謂提持之也命中者所拍各處即中之也扼音

厄願得自當一隊師古曰隊即也音徒內反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

兵毋令專鄉貳師軍師古曰鄉讀曰向上曰將惡相屬邪吾

發軍多毋騎子女陵對無所事騎師古曰猶言不事不騎也臣願

以少擊衆共兵五千人涉單于原音而許之因

詔疆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

波將軍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效馬肥未可

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

並擊東西浚稽可以禽也師古曰浚稽山名時虜分居此兩山也浚音峻稽音雞書

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迺詔博德

吾欲子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

兵走西河遮鈎營之道張晏曰胡末要害道令博德遮之師古曰走音奏詔陵以

九月發出遮虜郭師古曰郭者塞上險要之處往往脩築別置候望之人所以自郭蔽而同敵也遮虜郭名

也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云所見

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師古曰抵歸也受降城本公孫

教所築休息也師古曰騎置謂驛騎也因騎置以聞師古曰騎置謂驛騎也所與博德言者

云何

張晏曰天子居陵教博德上書求至春乃俱西也

具以書對陵於是將其步

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

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

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拜步樂

為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

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陳前

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師古曰行並音胡剛反今日聞鼓聲而

縱聞金聲而上師古曰金謂鉦也一名錫鑼音濁虜見漢軍少直前就

營陵搏戰攻之如淳曰千對戰也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

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

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

中師古曰抵當也至也其下亦同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

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

起者何也師古曰擊鼓進士而去氣不起也一曰士卒以有妻婦故聞鼓音而不時起也軍中豈有女

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為卒

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劔斬之明日復戰斬首

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

澤葭葦中師古曰葭即蘆也音家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

縱火以自救師古曰預白燒其旁草水令虜火不得延及也南行至山下單于

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鬪樹木間復

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

張說也是也恭音 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

張說是也恭音

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

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師古曰當戶匈奴官名也單于自將數萬

馬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

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

破廼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

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

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

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為前行以

黃與白為幟

師古曰幟旗也音式志反

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成

安侯者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

死武帝封子延年為侯以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

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

師古曰且攻且

呼也呼音火故反趣讀曰促

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

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

師古曰鞬音丁奚反

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

斬車輻而持之

師古曰徒但也

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陁谷單

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

服虔曰山名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放石以投人因山隅曲而下也壘音

大三百十五

前漢書卷一百一十四

卷一百一十四

卷一百一十四

卷一百一十四

曰素衣卷裏而行也師古曰此說非也便衣謂著短衣小裏也

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

單于耳師古曰言身獨取也

良父陵還大息曰兵敗死矣軍吏

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

浞野侯為虜所得後士還天子客遇之況於將軍

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

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

復戰

師古曰兵即謂矢及身戰之屬也

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

有得脫歸報天子者

師古曰脫免也音土活反次下亦同

令軍士人持二

升糶一半冰

如淳曰半讀曰片或曰五升曰半師古曰半讀期日判判大片也時冬寒有冰持之以備渴也

至遮虜郭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

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十追之

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

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

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

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君善臣

皆罪陵上以問大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

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師古曰殉營也一日從也其素

所畜積也師古曰畜讀曰蓄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

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棄其短服虔曰媒音欺謂詆毀也孟康曰媒酒教蘇翹也謂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

釀成其罪也師古曰子也說是也齊人名餅餅曰媒大三百十七

千深縣戎馬之地師古曰縣戎也音人九反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

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鬪千里矢盡

道窮士張空拳文穎曰拳弓弩拳也師古曰拳字與拳同音去權反又音眷冒白刃北

首爭死敵師古曰冒犯也北首北獨也得人之死力雖古

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

下師古曰所摧敗敗匈奴也音九反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

師古曰言欲立功以當其罪也初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為助兵師古曰

師古曰言欲立功以當其罪也初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為助兵師古曰

師古曰言欲立功以當其罪也初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為助兵師古曰

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師古曰且謂毀壞之也下遷腐

刑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也師古曰且謂毀壞之也下遷腐

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坐姦詐孟康曰坐預詔

路博德迎陵博德老將出塞不至人陵見沒也孟康曰因杆胡地名

匈奴歲餘上遣因杆將軍公孫敖孟康曰因杆胡地名

將兵深入匈奴迎陵救軍無功還曰捕得生口言

李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於

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隴西士大夫以季氏

為愧師古曰恥其不能死節累及家室其後漢遣使使匈奴陵謂使者

曰吾為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奴以亡救而敗

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

為兵陵曰廼李緒非我也李緒本漢塞外都尉居

大三百五十一

奚侯城匈奴攻之緒降而單于客遇緒常坐陵上

陵痛其家以李緒而誅使人刺殺緒大關氏欲殺

陵師古曰大關氏單于之母單于匿之北方大關氏死廼還單于

壯陵以女妻之立為右校王衛律為丁靈王師古曰丁靈胡

之別種也立為王而主其人也皆貴用事衛律者父本長水胡人律生長

漢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匈奴使還會

延年家收律懼并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之常在

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廼入議昭帝立大將軍

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

西任立政等三人師古曰故人謂舊與相知者俱至匈奴招陵立政

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

等見陵未得私語即目視陵師古曰以目相視而感動之今俗所謂眼語者也而數

數目循其刀環師古曰循謂摩順也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

漢也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蘇林曰博且飲也師古曰勞音來到反兩

人皆胡服椎結師古曰結讀曰髻撮之髻其形如椎立政大言曰漢已大

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師古曰言天子年少霍子孟上官

少叔用事師古曰子孟之字少叔桀之字也以此言微動之陵默不應

孰視而自循其髮各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

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師古曰言甚勞苦霍子孟上官少叔

謝女師古曰謝以辭相問也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師古曰恙憂病也立政

謝女師古曰謝以辭相問也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師古曰恙憂病也立政

謝女師古曰謝以辭相問也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師古曰恙憂病也立政

謝女師古曰謝以辭相問也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師古曰恙憂病也立政

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

師古曰呼其字歸易且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

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范蠡師古曰偏遊天下由

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立政隨謂陵

曰亦有意乎師古曰隨其後而語之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陵在

匈奴二十餘年元平元年病死蘇建杜陵

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以將

軍築朔方後以衛尉為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

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翁侯

服虔曰趙信也失軍當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郡太守卒官

有三子嘉為奉車都尉賢為騎都尉中子武最知

名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並為郎初遷

至移中廢監師古曰移中廢為監也移中廢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

親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

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

初立師古曰且音子間反鞮音干奚反恐漢襲之延曰漢天子我丈人

行也師古曰丈人尊老之稱行音胡浪反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

義廼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

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

吏常惠等師古曰假吏猶言兼吏也時權為使之吏若今之差人充使典人募士斥候百

大三百四口

餘人俱師古曰景外人以充士卒及在更爲斥候者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

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緡王與

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師古曰緡音二侯反緡王者昆邪王

姊子也師古曰昆音胡門反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泥野侯沒

胡中師古曰從趙破匈奴擊匈奴兵敗而降又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

單于毋闕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

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

能為漢伏弩射殺之吾毋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

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闕氏

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殺其一人夜亡告之

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緡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師古曰被

執獲也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

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死重負國

欲自殺師古曰言被匈奴侵犯然後過死重負國勝惠共止之

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

左伊秩訾曰臣瓚曰胡官之號也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師古曰言

而殺之其罰太重也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師古曰致

而取其對也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

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斲其地為坎置

燼火師古曰燼謂聚火無灰者也音於云反焮音弋瞻反覆武其上師古曰覆身於坎置

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師古曰息謂出氣也惠等哭與

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

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師古曰諭說今降也會論虞常欲因此

時降武劔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

臣師古曰倚律自謂也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劔欲擊之勝

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

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劔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

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

畜彌山富貴如此師古曰彌滿也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

以身其負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

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

武罵律曰女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

虜於蠻夷何以女為見師古曰言何用見女為也且單于信女使沃

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鬪兩主觀禍敗南越殺

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

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

師古曰若汝也言汝知我不肯降明矣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

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廼幽

武置大窖中師古曰舊米粟之窖而空者也音于孝反絕不飲食師古曰飲音於禁反食讀曰飲數日不

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師古曰咽吞也音宴數日不

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

乳乃得歸師古曰羝牡也羝不當產乳故設此言示絕其事若燕太子丹烏白頭馬生角之比也羝音丁奚反乳音人喻反

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置食不

至師古曰無掘野鼠去山實而食之蘇林曰取鼠所去草實而食之張晏曰取鼠及

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軒王弋射海上師古曰

言武能網紡繳繁弓弩師古曰繳生絲縷也可以弋射繁謂

反於軒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

服匿穹廬劉德曰服匿如小旃帳孟康曰服匿如嬰小口大腹方底

二斗故曰服匿師古曰子孟晉二說是也王死後人眾徙去其冬丁令盜武

牛羊師古曰今音零丁令即上所謂丁靈耳武復窮厄初武與李陵俱為侍

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

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

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虚心欲相待終不得歸

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為奉

車服虔曰武兄嘉從至雍城陽宮扶羣下除張晏曰主扶羣下除

觸柱折轅効大不敬伏劍自刎師古曰刎斷也斷曰

錢二百萬以葬孺卿從祠河東后土張晏曰武弟賢官

與黃門駙馬爭舩師古曰宦騎宦者而為騎也黃門駙馬天

黃門也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

日養馬於黃門也

大三百二十二

黃門也

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

-5 188 35 905" data-label="Text">

日養馬於黃門也

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大夫人已不幸師古曰不幸亦

謂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

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

生如朝露師古曰朝露見日則晞何久自苦如此陵始

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官師古曰

婦表云少府屬官有居室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

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

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為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

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

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

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

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

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師古曰分音扶間反王必欲降

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師古曰效致也陵見其至誠喟

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

下霑衿與武決去師古曰決別也陵惡自賜武師古曰謂若示已於匈奴中富

饒以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

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服虔曰區脫土室胡兒所作以候漢者也李奇曰匈奴邊境羅落守

衛官也晉灼曰匈奴傳東胡與匈奴間有棄地千餘里各居其邊為區脫又云漢得區脫王發人民屯區脫以備漢此為因邊境以為官李說

是也師古曰匈奴邊境為候望之室服說也是也本非官號區脫王者以其所部居區脫之處因呼之耳李晉二說皆失之區讀與甌同音一侯反

大三百零七

脫音土

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

鄉號哭歐血旦夕臨

師古曰鄉讀曰嚮臨哭也音力禁反

數月昭帝即位

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

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

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

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其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

以讓單于

師古曰讓責也

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

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

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

以過子卿陵雖驚駭怯令漢且貫陵罪

師古曰貫寬也全其老

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

本奇曰欲劫單于如

曹柯劫齊桓公柯盟之時

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為世

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今子卿知吾心耳異域

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為

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眾滅兮名已

墮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

師古曰墮也音大回反

陵泣下數

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

師古曰會謂集聚也

前以降

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

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不欲斥言但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而說者妄欲改物為勿非也

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詔武

奉一大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

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趙終根
 皆拜為中郎賜帛各二百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
 錢人十萬復終身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常惠後至右將軍封列
 侯自有傳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
 須髮盡白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及
 燕王蓋主謀反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初桀安
 與大將軍霍光爭權數疏光過失予燕王師古曰疏謂條錄之
 令上書告之又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迺
 為典屬國師古曰實十九年而言二十者欲其事以見冤屈故多言也大將軍長史無
 功勞為搜粟都尉光顯權自恣師古曰顯與專同及燕王等

反誅窮治黨與武素與桀弘羊有舊數為燕王所

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免武

官數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師古曰與讀曰預

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久之衛將軍張

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為遺言

宣帝即時召武行詔宦者署師古曰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宦者今丞以其署

數進見復為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親近故令於此待詔也

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師古曰加祭酒之號所以示優尊也祭酒已解在伍被傳甚優

寵之武所得賞賜盡以施子昆弟故人家不餘財

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師古曰平恩侯許伯平昌侯王無故

樂昌侯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

皆敬重武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閔之問左右武

在匈奴父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

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

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為郎又以

武弟子為右曹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甘露

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廼圖畫其人於

麒麟閣張晏曰武帝獲麒麟時作此閣圖畫其象於閣遂以為名師古曰漢宮閣跡名亦蕭何造法其形

貌署其官爵姓名師古曰署表也題也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

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

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額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

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

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

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

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

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

焉師古曰三人皆周宣王之臣有文武之功佐宣王中興者也言宣帝亦重興漢室而霍光等並為名臣皆比於方叔之屬召讀曰邵

凡十一人皆有傳自丞相黃霸廷尉于定國大司

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侯

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

之圖以此知其選矣

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師古曰恂恂誠謹貌也音荀

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中心誠

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師古曰蹊謂徑道也

言桃李以其華實之故非有所召呼而入爭歸趣來往不絕其下自然成徑以喻人懷誠信之心故能潛有所感也蹊音奚此言

雖小可以喻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

遂亡其宗哀哉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

無求生以害仁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師古曰皆論語載孔子之言

蘇武有之矣

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衛青霍去病傳卷第二十五 漢書五十五

正義大夫行秘書少監取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衛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也縣吏給

事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師古注

姓曹為平陽侯當是曹參之後然參傳及功臣侯表並無之未詳其意也季與主家僮衛

媼通師古曰媼者婢妾之稱也媼者年老之號非當時所呼也衛者舉其夫家姓也生青

青有同母兄衛長君及姊子太子夫自平陽公主

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為衛氏師古曰冒謂假稱若人首之有覆冒也

衛媼長女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則子夫子夫男弟

步廣皆冒衛氏師古曰言步廣及青二人皆不姓衛而冒稱青為侯家

人少時歸其父使牧羊民母愛之不肯畜之不

以為兄弟數服虔曰民母嫡母也師古曰言鄭季正妻本在編戶之間以別於公主家也今流俗書本

云牧羊人間先母之子不以為兄弟數妾增也青嘗從人至甘泉居室張

曰居室甘泉中徒所居也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

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矣安

得封侯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王建

元二年春青効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太后長公

主女也文穎曰陳皇后武帝姑女也無子妬大長公主聞衛子

夫幸有身妬之迺使人捕青青時師古曰建章事建章師古曰建

章宮中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交騎郎公孫

敖築壯士侍暴之師古曰逆取曰暴遂師古曰逆遂得不死上聞延召

青為建章監侍中及母昆弟貴賞賜數百聞累年

金若燕燕為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師古曰掌

即陳平曾孫也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金顯子夫為夫人

青為大中大夫元光六年拜為車騎將軍擊匈奴

中大谷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大中大夫公

孫敖為騎將軍伐郡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

雁門軍各萬騎青至龍城師古曰龍讀與龍同斬首虜數百

騎將軍敖主七千騎衛尉廣為虜所得得脫歸皆

當斬時為無人賀亦無功唯青賜爵關內侯是後

匈奴仍侵犯邊海古曰語在匈奴傳元朔元年春

衛夫人有男立為皇后其秋青復將二萬騎出馬

門李息出代郡青斬首虜數千明年青復出塞中

西至高關師古曰高關山名也遂至于隴西捕

首虜數千畜首餘萬走白羊樓煩遂取河南地

為朔方郡師古曰當北地郡以三千八百戶封青

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為平陸侯張敖為岸頭

侯晉灼曰河東使建築朔方城師古曰蘇上曰匈

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師古曰謂其俗貴以

盜竊為務行詐諸繇夷造謀藉兵數為邊害張

借日從兵鈔邊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卒乎薄伐

獫狁至于太原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美宣王北

也獫狁音險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師古曰小雅出

衆車聲也朔方北方也此詩人美

出車而征因築城以攘獫狁也今東騎將軍青

度西河至高關獲首二千三百級車輜重產軍收

為鹵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案榆谿舊塞如

日案尋也榆谿舊塞名也師古曰上郡之北有諸

次山諸次水出焉東經榆林塞為榆谿言軍尋此

塞而絕梓領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如淳曰絕度

橋梁也晉灼曰蒲泥符離二斬輕銳之卒捕伏聽

者張晏曰伏於隱三千一十七級師古曰本以斬

級故謂一首為一級因復執訊獲醜師古曰執訊

人而計問之也獲醜者得其衆也一日醜惡許音信歐馬牛羊百有餘萬全

甲兵而還益封青二千八百戶其後匈奴比歲入

代郡鴈門定襄上郡朔方師古曰比類也殺略甚衆語

在匈奴傳元朔五年春令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

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為驍騎將軍

音沮大僕公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

軍皆領屬重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

張次公為將軍俱出右北平匈奴右賢王營其等

兵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

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騎數百馳潰圍

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追數百里弗得得右賢

裨王十餘人師古曰裨王小王也若衆男女萬五

千餘人畜數十百萬師古曰數十萬以至百萬於是引兵而還

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

將軍師古曰即就也諸將皆以兵屬立號而歸上曰大將

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

青八千七百戶而封青子伉為宜春侯師古曰伉音杭又音

子不疑為陰安侯子登為發干侯青固謝曰

工郎反謂再三日也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

皆諸校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繼祿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為三侯非臣侍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上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傳校獲王師古曰傳讀曰附言敖摠護諸軍每附非故謂軍之一校則別為一校或曰備旗之名封敖為合騎侯從票之名也都尉韓說從大軍出塞渾服虔曰塞名也師古曰說讀曰悅實音田渾音魂至匈奴右賢王庭為戲下師古曰戲讀曰麾旗之下不別統眾也搏戰獲王師古

曰搏戰擊戰封說為龍頡侯師古曰頡字或作頡騎將軍賀從大

將軍獲王封賀為南窮侯臣瓚曰茂陵中書云南窮亦音普教反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封

蔡為樂安侯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二從

大將軍獲王封朔為陟軼侯不虞為隨成侯戎奴

為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中郎將綰

皆有功賜爵關內侯沮息如意食邑各三百戶其

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

騎侯敖為中將軍太僕賀為左將軍翕侯趙信為

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

軍左內史李沮為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斬首虜萬餘人蘇建趙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人降為禽疾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奔降單于師古曰奔古奔字也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青青問其罪正閔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張晏曰正軍正也閔名也如淳曰律都軍官長史一人建當云何師古曰謂處斷其罪法何至也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閔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師古曰言眾寡不敵以堅戰無有退心故

士卒喪盡也一說若建取敗而不自歸則亦被匈奴禽之而去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青曰青幸得以肺附待罪行間師古曰肺附謂親戚也解在田蚡傳也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其失臣意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謀於境外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師古曰風讀曰諷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行在所是歲也霍去病始疾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及衛皇后尊少兒更為詹事陳掌

妻去病以皇心姊子年十八為侍中善騎射再從

大將軍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為票姚校尉服虔曰

師古曰票音頻妙反姚音羊召反票姚勁疾之貌

也荀悅漢紀作票鷄字去病後為票騎將軍尚取

票姚之字耳今讀者音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

飄遙則不當其義也

軍數百里赴利斬首虜過當師古曰言計其所

殺獲多過於所當也一曰漢軍失亡者少而

日票姚校尉去病斬首捕虜二千二十八級得相

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藉若侯產張晏曰藉若胡

古曰比人單于祖父

之行也行音胡浪反

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師古

單于之季父也羅

姑其名也比頻也以二千五百戶封去病為冠軍

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首虜千三百級

封賢為終利侯騎士孟已有功賜爵關內侯邑二

百戶是歲失兩將軍亡翕侯功不多故青不益封

蘇建至上弗誅贖為庶人青賜千金是時王夫人

方幸於上竊乘說青曰師古曰史記將軍所以功

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為侯者以皇后故也今

王夫人親壽師古曰青以五百金為王夫人親壽

上聞問青青以實對上拜竊乘為東海都尉校

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道軍

知善水草處師古曰道軍得以無飢渴因前使絕

國功封騫為博望侯去病侯三歲元狩三年春為

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上曰票騎將軍率

戎士隃烏鎰師古曰隃與踰同鎰古討邀濮師古

古速字也邀濮涉狐奴水名也歷五王國輜重人

眾攝龍者弗取師古曰攝龍謂振動失志氣言距

幾獲單于乎師古曰幾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

餘里合短兵鏖皋蘭下河名也蘇林曰匈奴中山

關名也李奇曰鏖音鹿津名也晉灼曰世俗謂盡

死殺人為鏖轉寫訛耳鏖謂苦擊而多殺也皇蘭

山名也言苦戰於皋蘭山下而多殺虜也晉說文

音皆得之今俗猶謂打擊之甚殺折蘭王斬盧

矣王張晏曰折蘭盧侯胡國名也殺者殺之而

也今解卑有是蘭姓者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

渾邪王子師古曰全甲謂軍中之甲及相國都

尉捷首賞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

人如淳曰祭夫以金人為主也張晏曰佛徒祠

屠音師率減什七師古曰減其七也一曰漢兵失

亡之數下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戶其夏去病與

合騎矣教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

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先至騫

今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先至騫

將萬騎後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廣廣與戰

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塞至匈奴引兵去

駕坐行留當斬贖為庶人師古曰軍行而輒稽留故坐法而去病

出北地遂深入合騎侯失道不相得去病至祁

連山師古曰祁連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為祁連祁音上夷反捕首虜甚多上

曰票騎將軍涉鈞者濟居延張晏曰鈞音居延皆水名也淺曰涉深曰

濟師古曰涉謂人馬涉度也濟謂以舟船遂臻小月氏師古曰臻至也氏音支攻

祁連山揚武乎鄭氏曰縹音鹿張掖縣也得單于單相酋涂王張晏曰單相酋

又相國都尉以衆降下者

二千五百人可謂能會服知成而止矣師古曰服而舍之功

成則捷首虜三萬二百獲五王王母單于闕氏王

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

率減什三益封去病五千四百戶賜校尉從至小

月氏者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爵鷹擊司馬破奴師古曰趙破奴

再從票騎將軍斬邀濮王捕稽且王師古曰且右音子間反

千騎將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

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師古曰前行謂在軍之前

而封破奴為從票侯張晏曰從票騎將軍有功因為號校尉高不識

從票騎將軍捕呼于者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

從票騎將軍捕呼于者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

從票騎將軍捕呼于者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

從票騎將軍捕呼于者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

千七百六十八人封不識為宜冠侯校尉僕多有

功封為輝渠侯師古曰功臣侯表作僕朋今此作多轉寫者誤也輝音暉也合騎

侯教坐行留不與票騎將軍會當斬贖為庶人諸

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去病師古曰宿舊也兵兵器也去病所

將常選師古曰選取驍銳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

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留落

不耦師古曰留謂遲留落謂墜落故不諧耦而無功也由此去病日

以親貴比大將軍其後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

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以票騎之兵也欲召誅

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要

道師古曰道猶言也先為要約來言之於邊界是時大行李息將城

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師古曰傳音張戀反次下亦同上

悉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去病將兵往迎之去病

既度河與渾邪侯相望渾邪裨王將見漢軍而多

欲不降者師古曰恐被掩覆也頗遁去去病乃馳入得與渾

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

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眾度河降者數萬人號稱

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數十鉅萬封渾邪

王萬戶為漯陰侯如溇曰漯陰平原縣也封其裨

王呼毒尼為下摩侯胡王名也雁庇為輝渠侯

呼毒尼為下摩侯

呼毒尼為下摩侯

呼毒尼為下摩侯

文韻曰雁音鷹疋音蔭之疋師古曰疋音女華反禽黎

為河基凌師古曰功非臣度表作鳥大當戶調雖為

常樂侯師古曰功臣侯表作調雖今此於是嘉

去病之功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征匈奴西域王

渾邪王及厥眾詣咸犇於率師古曰萌字與吐以

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師古曰言能引

撓悍師古曰撓健行輕貌也字或作撓捷首虜

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戰士不離傷師古曰

十萬之眾畢懷集服仍興之勞爰及河塞庶幾全

患師古曰重興軍旅之勞及北河以千七百戶益

封票騎將軍滅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

下繇役迺分處降者於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

南因其故俗為屬國師古曰不改其本國之其明

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上

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

不能度幕輕留師古曰言輕易漢軍故留而不去

今大發卒其執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春上

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各五萬騎步兵轉

者踵軍數十萬師古曰轉者謂運輜重也踵接也而敢力戰深入

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

言單于東廼更令去病出代郡令青出定襄郎中

令李廣為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為左將軍主爵趙

食其為右將軍師古曰食音平陽侯襄為後將軍

曹襄師古曰皆屬矣將軍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即度

幕人馬罷師古曰罷匈奴可坐收虜耳師古曰言

軍人馬可不讀曰疲迺悉遠北其輜重師古曰送輜重皆

以精兵待幕北而適直青軍出塞千餘里師古曰直讀曰值

見單于兵陳而待師古曰為於是青令武剛車

自環為營張晏曰兵車也而縱千騎往當匈奴

匈奴亦從萬騎會日且入師古曰言而大風起沙

礫擊手面師古曰礫石也音歷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

繞單于師古曰翼謂左右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

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莫單于遂乘六羸壯騎

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師古曰羸者驢種馬

走羸而壯騎隨之也冒犯也羸音來戈反冒音莫克反昏漢匈奴相紛拏師古曰

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青

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會明行二百餘里不得

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寶真顏山趙信城

如淳曰趙信前降匈奴得匈奴積粟食軍師古曰食軍留

匈奴城居之

一日而還悉焚其城餘粟以歸責之與單于會也而

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師古曰

大將軍引遠過幕南迺相逢青欲使使歸報令長史

簿責廣師古曰簿音步戶反廣自殺食其贖為庶人青軍入

塞凡斬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眾失單于十餘日

右谷蠡王自立為單于師古曰谷音鹿蠡音盧奚反單于後得

其依右王西去單于之號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去病騎兵

車重與大將軍軍等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而二裨將

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二千

餘里具在方女師古曰直當也所斬捕功已多於青既

皆還上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輦允之

士服虔曰輦音熏輦允熏輦也亮時曰熏輦周曰

反約輕齋絕大幕師古曰輕齋者不以輜重自隨

資資同謂資裝也涉獲單于章渠師古曰涉謂涉水也章渠

獲以誅北車者晉灼曰王號也轉擊左介將雙獲旗鼓歷

度難矣師古曰濟弓盧水名也獲屯頭王韓王等

三人李奇曰皆匈奴王號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

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有大功

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二取食於敵

卓行殊遠而糧不絕師古曰卓亦遠意以五千八百戶益

封票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票騎將軍會

興城不失期從至檮杌山師古曰檮音其字從木斬首捕虜

二千八百級封博德為邛離侯北地都尉衛山從

票騎將軍獲王封山為義陽侯故歸義侯因淳王

復陸支師古曰復音芳福反樓刺王伊即軒師古曰刺音之充反軒音居言

反皆從票騎將軍有功封復陸支為杜侯伊即軒

為衆利侯從票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從票騎有功

益封各三百戶漁陽太守解校尉敢皆獲鼓旗賜

爵關內侯解食邑三百戶敢二百戶校尉自為爵

左庶長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青不得益封吏

卒無封者唯西河太守常惠雲中太守遂成受賞

遂成秩諸侯相賜食邑二百戶黃金百斤惠爵關

內侯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

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迺置大司馬位大將軍票

騎將軍皆為大司馬晉灼曰悉加大司馬者欲令票騎將軍去病與大將軍青

等定令令票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

日衰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

得官爵唯獨任安不肯去師古曰安榮陽人後為益州刺史即遺司馬遷書

者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嘗欲教之吳

孫兵法師古曰吳起也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

學古兵法顧念也上為治弟令視之對曰匈奴不

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

不省士師古曰省視也其從軍上為遣太官齎數千

乘師古曰齎與資同解已在前也既還重車餘棄梁肉師古曰梁粟類也

音直用反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之糧或不能

自振師古曰振舉也而去病尚穿城躡鞠也服虔曰穿地作鞠室也師

古曰鞠以皮為之實以毛楚躡而事多此類青仁

戲也躡音徒臘反鞠音鉅六反

喜遠讓師古曰喜音許吏反以和柔自媚於上然於天下

未有稱也去病自昌年軍後三歲元狩六年薨上

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師古曰送其葬所以

寵衛之也屬國即上所云分處降者為冢象祁連

於邊五郡者也玄甲謂甲之黑色也

山師古曰在茂陵旁冢上有豎石冢前有石人馬者是也謚之并武與廣地

曰景栢侯蘇林曰景武謚也栢廣地謚也義見謚法張晏曰謚法布義行剛曰景辟土服

遠曰子嬗嗣師古曰嬗音上戰反嬗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

而將之為奉車都尉從封泰山而薨無子國除自

去病死後青長子宜春侯仇坐法失侯後五歲仇

第二人陰安侯不疑發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後

二歲冠軍侯國絕後四年元封五年青薨謚曰烈

侯子伉嗣六年坐法免自青園單于後十四歲而

侯子伉嗣六年坐法免自青園單于後十四歲而

侯子伉嗣六年坐法免自青園單于後十四歲而

侯子伉嗣六年坐法免自青園單于後十四歲而

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又方南誅兩越東

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初青既尊貴

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

者左右皆言大將軍主笑曰此出吾家常騎從我

柰何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長公主風白皇

后師古曰風皇后言之上迺詔青尚平陽主如淳

陽信長公主也為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主與主合葬起家象廬山云

病冢之西相併者是也師古曰最亦凡也大將軍青凡

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

河南地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六千三百戶封三

子為侯侯千三百戶并之二萬二百戶其裨將及

校尉侯者九人為特將者十五人師古曰特將謂獨別為將而出

征李廣張騫公孫賀李蔡曹襄韓說蘇建皆自有

傳師古曰七人自有傳八人今列李息郁邳人也

師古曰北地之縣也邳音之日反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為材官

將軍軍馬邑後六歲為將軍出代後三歲為將軍

從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為將軍其後常為

大行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景帝至武帝立十二

歲為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為庶人後

五歲以校尉從大將軍封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

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
地後票騎失期當斬贖為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
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杆將軍築受降城七
歲復以因杆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師古曰水名也
在朔方北亡士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屬民間五六歲後
覺復繫坐妻為巫蠱族凡四為將軍李沮雲
中人沮音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以左內史為
疆弩將軍後一歲復為疆弩將軍張次公河東
人以校尉從大將軍封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為
將軍軍北軍後一歲復從大將軍凡再為將軍後

坐法失侯

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為侯武帝立十八年為前將
軍與匈奴戰敗降匈奴

趙食其投桡人

師古曰馮胡之縣也投音下活反又音丁外反朔音許羽反武

帝立十八年以主爵都尉從大將軍斬首六百六
十級元狩三年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明年為右
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為庶人

郭昌雲中人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
大夫為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荀
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侍中師古曰以善御得見因為侍中也御謂御

也車用校尉數從大將軍元封三年為左將軍擊朝鮮無功坐捕樓船將宣誅

最票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

師古曰再出為票姚校尉也斬首虜十一萬餘級渾邪王以眾

降數萬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

凡萬七千七百戶其校尉吏有功侯者六人為將

軍者二人

路博德西河平州人以右北平太守從票騎將軍

封邳離侯票騎死後博德以衛尉為伏波將軍伐

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為疆弩都尉屯居延卒

趙破奴太原人嘗亡入匈奴已而歸漢為票騎將

軍司馬出北地封從票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為

匈奴將軍攻胡至匈奴水無功後一歲擊虜樓蘭

王後為浞野侯後六歲以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

匈奴左王左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為虜

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

亡入漢後坐巫蠱族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

後支屬五人為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皆奪國

征和中侯太子敗衛氏遂滅而霍去病弟光貴

盛自有傳

贊曰蘇建嘗說貴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

大夫無稱焉師古曰言不為賢士大夫所稱譽願將軍觀古名將所

招選者勉之哉師古曰勸令招賢薦士也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

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黜不肖

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師古曰方

日與讀票騎亦方此意為將如此師古曰方

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卷56-卷71

